



海虞文苑卷之九

疏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脩省弭災疏

徐恪

臣謹題為陳言脩省以弭災變事臣等竊見今春以來

兩儀不位而變象作災四序乖時而夏慘秋熱或久旱

不雨或大雨不晴雷聲違時不發過時不收或風聲中

商或雨沙四塞水旱擲比而萬物不育即今小民張口

嗷嗷救死不贍妖言者屢出於中外反叛者盛作於秦

野近彗星東見焰拂台垣人心洶沸甚是可畏按諸史

志皆陰盛陽微之應應在所屬夫凡事物皆屬陰陽語乎倫則君上屬陽臣妃屬陰語乎德則剛果屬陽柔愛屬陰語乎教則正道屬陽異端屬陰語乎疆域則中國屬陽夷狄屬陰槩屬如此餘可類推臣等待罪言路每因災異而考諸古驗諸今未嘗不爲之悚然太息口欲言而復訥者數四蓋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熟而思之與其不言而得罪於宗社不若力言而得罪於陛下之爲愈也伏願陛下憫生民流離之困苦念祖宗創業之艱難納臣等犬馬拳拳之言以荅上天垂戒之切則不勝慶幸之至仰惟陛下仁同天地固堯

舜湯武弗加矣何獨不裁以義行以勇哉夫用仁而不裁以義則仁流牽溺不行以勇則施仁不博仁雖爲發散陽德而中有柔愛之陰德存焉義雖爲收斂陰德而中有剛方之陽德在焉勇所以力行乎剛方者亦屬陽之德也諸災異皆陽德不足而陰德浮之是豈非陛下不肯以義裁仁以勇行仁之所致歟請以目前事論之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二者其幾雖微而天下至著之理基於此其事雖隱而天神眷顧之意在於此此而不序則幽明物理舉失其序將何以禮固萬民哉故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

度恭惟 皇上作配 中宮爲生靈父母名分已昭於天下而天人歸與之心亦久理宜 陛下日夕於中宮雍睦同一寢食同一起居以實布告之典以正天人之心以定宮闈之分向者禮部尚書等官姚夔等亦曾備情懇請蒙 皇上謂內事朕自處置欽此彼時中外聞者莫不歡欣邇來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 昭德宮日進膳費仍前不減 中宮膳費不聞有增是有以知陛下之於 昭德宮愛專情一夫宮牆雖深而視聽猶只尺也衽席雖微而懸象甚昭著也今 聖愛旣專於 昭德宮而 臣等且不敢以名分爲論但 陛下富

育春秋而 震位尚虛豈可以 宗廟 社稷之大計天下民物之至望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本慰民哉考之上古人君及我朝 列聖未必不時幸各宮但情愛一專於后禮義一出於后各宮妃嬪則不過接見一時豈可使之專愛以廢肅穆之風以失萬民之望以遺後世之譏如漢不能正謹夫人同坐之禮遺史到今以爲鄙譚 陛下鑒陰盛之戒奮乎義勇自今以往凡寢處一於 中宮則陽德斷可以回陰災而 宗社萬年之美兆必基於此此其一也近該天下州縣去處奏來旱澇情詞在野無收在官無積生

海虞文外 卷之九
民貧困日急而盜賊日盛如巡撫荆襄都御史楊璿兩
次奏稱流民因飢爲惡有兩日內而劫殺人民二十四
家者有爲大麥五六斗而殺歿三人者縱橫甚盛以
等觀之事勢不爲不迫蓋以今歲被災處所赤土千里
而人心易爲搖撼惟以得食貪生爲快意豈復計君臣
之大義哉且人君代天子民卽民之父母也子有飢寒
疾苦父母必爲之寢食不安求神用藥無所不至今
陛下作斯民父母覽此奏詞而不蒙省懼以施惠布德
爲急尚循故事付部施行戶部尚書馬昂等視爲常事
凡有告急情詞有順其心則復本曰行移彼處斟酌設

法有拂其意則曰事有窒礙難以准行遇事微有利害
則曰伏乞 聖明區處旣不能分憂達情乃敢蒙蔽坐
視終年累月不過作此活套語以爲經濟弘才竟不知
飢民之命朝不保夕懸望衣食如在厨席猶以爲緩况
可坐美虛文以誤生民之身家以積 社稷之大患是
猶子訴飢寒疾苦欲望父母極力一救而不理也彼若
棄父母而不顧則將何計以遏之今若仍於民間區畫
况賣官鬻爵徧及內外無可計者伏願 陛下擴天地
之仁心行義勇之陽德首罷征辦之務大發內帑之財
酌量各處旱飢之輕重逐一差官齎去會同巡撫巡按

等官作急糴糧賑濟古云財散則民聚又云民飢則君不能獨富甚不宜吝塞財藏視民途殍以增陰盛不測之戒此其二也和尚乃異端之流棄父母而不養絕君臣以自食忍去兄弟而誘圖異姓因無夫婦而敗壞人倫搖唇鼓舌煽惑人心蒙迷世道故每犯妖言者皆是此等異端之徒是宜逆諸四夷弗使亂我正道可也乃蒙 皇上過於信待每遇生忌之辰費萬萬之資財建七七之齋醮而西天佛子劄實巴等又蒙 封以法王等項名號賞賚不時極其隆厚輜制實同於御輦受用有過於親王游言累枝上動 宸極而下惑眾聽嗜民

膏 傷世和風陰盛之應抑在於此 臣等思惟使和尚等能救飢荒是佛教有靈宜尊信之况死生同歸耶使梁武帝享國長久子孫綿延是脩齋有福宜體行之何喪亾無日耶事屬荒唐斷無此理伏望 陛下斷以大義卽將劄實巴等革去法王等號追回賞賜以濟飢民照依阿叱哩事例發回原處仍 勅各該寺觀今後不得以建醮脩齋名色 上請以費民財許令科道糾舉陽德振動如此則陰災其有不消者乎此其三也兩間之財不在府庫則在於民不在於民必歸府庫此自然之理勢方今之世民窮財乏皆由 朝廷賞賚

不節玩好不除之所致或印經懺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物或造寶石之具夫自古人君之於左右未嘗不賞但賞合於理則人心喜賞俾於功則人心勸賞不具發則人心榮 陛下何不念時荒旱以義勇而行節儉絕玩好而罷嬉賞特詔各監各局將一應造作之務悉皆罷工收料必若是而後可回天意仍乞 勅將浙江福建雲南等處採辦鑛場官員取回以甦民困不宜虛應故事增彼 天地示戒之切考之漢志有曰人君不能躬行節儉則上天垂象暴風淫雨水旱並作其應在此此其四也且君之有臣猶父之有子大臣者冢子之

象而羣臣則冢衆子也若冢子懷如肆志而衆子効尤便爲父者愛而不知治家必敗矣臣之於君正猶是也今兩京文武大臣中有蠅營苟祿者有坐視民患者有大肆姦貪者有無功濫受陞賞而肆爲蒙蔽者此等之徒皆能致災此時不除將來之患不可測度伏望 皇上勿謂大臣祿重而不忍遽去勿謂 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必須斷以大義行以勇決卽將會經科道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是位者許令自陳致仕以全大臣之體中間果有當退者貪戀富貴不肯自陳求退者許科道指實糾舉至如 臣等皆以庸才濫居言路

無補於時有負委任尤望 皇上將臣等罷歸另選賢才以充任使庶政事可脩矣此其五也是五者乃救時之切務回 上天之首事惟在 陛下一念之轉移爾是念也 天地鬼神臨之果能轉移必行則義勇在此而災異可弭矣且 臣等所謂義非難見卽某事可某事不可截然分限者是也所謂勇非難行卽某事可卽行之某事不可卽止之者是也推之以理萬幾以決庶務亦不過舉此義勇以加之爾孰謂災異有不可弭哉否則雖欲弭災而反致災也

請召回蘇松織造使臣疏

徐恪

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濞唐之龐勛元之末有方國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掃天津正當東南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占曰災在吳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具在本書可詳究也竊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脩省以消弭之于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卽古吳越之境

海虞文苑 卷之九
租稅之出數倍于他州而統綺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
供六宮之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
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闈近侍勢
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
民之膏血也若不蚤爲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
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
下猶仰盛德 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
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
赤子乎伏覩 皇上卽位首頒明詔特載蘇杭等處織
造內外人貢卽優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

歡欣鼓舞以謂 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
差道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
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
斧鉞冒昧而已乞 敕該部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
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
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
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
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白茆水利疏

楊勗

臣觀國家軍國之須仰給於江南者爲多而江南錢穀之產亦惟蘇松常鎮嘉湖爲最然錢穀非農田莫生農田非水利莫賴故吳中水利自古論之臣嘗考之經書驗之地勢有以知吳中之水無大於太湖而太湖納三吳之水衆流趨赴滙爲巨浸至三萬六千餘頃流爲三江以入於海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卽謂是也三江旣湮其二而自宋以來生齒日繁沙艸日積橋梁塗堰日興下流因以日壅故水之來易以溢而流之去無所趨未免停聚其間漸爲吳患間有塘港之可洩者亦

不能勝上流之巨也是以有宋范仲淹歐陽脩蘇軾朱熹諸儒皆嘗言之而至元任仁發尤爲詳備其見於文集郡志者悉可考也今太湖東路則有吳松江婁家河稍可通洩臣不敢汎舉但以太湖北道一路言之有七利於蘇常諸邑者無如白茆塘也白茆塘者元末僞周張士誠開濬於常熟縣之東南延長七八十里上接水名鮎魚口與昆城湖故太湖之水灌於東北諸湖蕩者皆入昆城湖由鮎魚口以達於塘而洩於江故上流奔衝之勢大而不竭是以塘水湍急潮汐往來洶湧迅激遂致深濶而汨蕩注洩益以通利百年之間蘇常地方

旱澇大有所賴今四五十年來鮎魚口與昆城湖俱被豪家雜種茭蘆茭蘆漸滿而淤泥漸積淤泥既積乃圍圩成田以礙水利由是塘與湖隔絕不通昔日注洩之利不復可得塘中灘淤日積而江濱之流沙漲阜橫絕於塘口使潮水無由出入塘漸淺塞而涉不濡脛矣於是境內諸邑之田旱則潮不能通雨則水不能出田禾泮槁兩無所恃前此二年大雨連旬腴田盡爲巨浸經年不得退洩人民飢餓以至賣妻鬻子棄親遺戚流離四散曠野無廬殍於塗殞於水者不可勝計皆此塘淤塞爲之祟也郡邑盈餘積出之糧數雖具而實不存况

宣德年間巡撫官周忱所興濟農倉且廢棄而無跡飢民何由而賑救之乎此有仁心者所不忍聞且見也是雖天災之使然而實則人事之未脩欲拯水患之慘於蘇者其可不急於是塘之濬乎去秋應天府鄉試策所以諄諄於此也然有識之士未嘗不念及之特慮開濬之者無長策耳或欲斬坦江口翻岸開挑則人力煩勞而塘中軟沙恒為之患或欲別開一塘以通其流則傷田多而民間墓舍重為之遷以故多計而不得施也臣嘗有說於吳中任水利之職者曰必先穿塘口之橫沙次鑿鮎魚口昆城湖之葑土凡昔皆水而今成灘田者

系其要害之處臣謂溝港使上下水潮直出直入通利而不滯乃於塘中倣宋時李公義濬河之法而酌量增損之其水之深處則用舟製鐵龍爪其水之灘淺處則以徒步而用鐵塔釘把之屬多起人夫給以糧器因潮落之時爬搜疏汨使沙泥騰攪不得停定皆成濁流下洩於江則沙去而水自深矣且量夫役多寡自下而上以次搜濬直抵湖口使深於今日淺時丈許乃止俟日後潮汐往來當自深濶如此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塘不患其不通矣其餘涇港之附近者皆須開濬如周張二涇口戈庄塘落星港洪蕭涇等處尤在所急至若石

橋岸壩之有礙水潮簾斷注網之有節泥沙者必須毀
拆務使衆流歸湖以達於塘由塘以達於江則太湖之
水利而內境諸邑之旱澇皆有所濟將見禾稼成熟生
民粒食而國賦有供矣伏望 皇上憫吳民之多難念
國賦之由生下 臣議於該部及吏部尚書王恕先因巡
撫江南備達其情會議可否苟以 臣之所言誠在所急
特 敕撫按及水利官員會同鄉人耆老多方計議因
時制宜卽便督委府縣集工舉事務使水道通洩不爲
民害則 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代都御史牟公論治蘇松水利疏 周木

臣謹奏爲水利事 臣聞古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水得
其利則貢賦有常而國用有恃也 臣自巡撫江南以來
見得蘇松二府稅糧比他處最重而水患視往年爲多
延詢父老皆云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俱當東南甲下
之區而蘇松尤甚譬之釜焉蘇松則其底耳况又北枕
大江東沿大海西含太湖其間支流別派若湖泖涇淩
蕩瀝浦瀆塘河溪港浜漕等水不可勝數其通江達海
經流則太湖東一支直出松江嘉定爲吳淞江又東北
一支直出崑山太倉爲劉家河又北東一支直出常熟

海虞文苑 卷之六
為白茆塘常熟又北一支直抵大江為福山塘水由太湖而泄于江海則患無由致矣緣被吳江縣一帶長橋挽路鰓塞太湖出水之咽喉以致上流無力而湖泖之淤澱積淤澱積則芟蘆叢生芟蘆叢生則湖泖之故道愈塞而上流愈遲緩無力不能衝滌海潮渾沙日漸停積而海口始噎塞不通矣海口不通一遇天雨連綿出泄不及則田與江河漲成一壑而患遂不可拯矣永樂中蒙 欽差戶部尚書夏原吉提督疏濬彼時惑于浮議僅能導其十之二三而患根終未拔也天順中巡撫都御史崔恭力排浮議濬導吳松緣奉行非人終不能

除其鰓塞而復其故道止開南沙洪一派由減水河而達黃浦以入海且黃浦專泄杭嘉湖之水尚欠通利豈能又泄蘇松之水平况自南沙洪至減水河地勢繚遠紆曲非若徐公渡王阿別灣之可以直達于海兼之黃浦又非受水之處猶孟子所謂以鄰國為壑也近來雖蒙 朝廷添置水利官負緣見役費浩繁未敢輕舉但今各河積久不開壅塞愈甚以故積澇經年不泄而腴田悉為水壑何啻病腫之人胸膈便澁而肢腹浸漲病勢已極舍今不治其患殆有甚焉而不可支者矣臣聞其說而痛之遂按圖考志及訪彼中士夫之有水學者

與之講究則利害了然可照而無惑矣爲今之計長橋
挽路之制雖不可廢當參酌宋蘇軾所議千橋以決太
湖之入江大河小港之舊規雖不可復當疏濬深廣以
導衆流之入海上流奔湧則海口之渾沙隨輒滌去而
不復積海口常通則水之患常少矣伏望 聖慈大念
蘇松之富國用所恃歲運兩京及外衛倉糧幾百萬石
其他供輸餽給不可悉數而水患相仍公私凋弊深可
痛惜乞 勅大臣一員會同 臣等便宜處置總督蘇松
等處一槩得和軍衛有司衙門官員公同踏看各處一
應壅塞河道乘此農隙起倩軍夫相兼開挑驗口給糧
并行賑濟則一舉兩得官無妄費而民無妄役矣或有
干礙軍民田宅去處丈量明白除給度平上副 德意
而下愜人情也

保留輔托大臣以抑權奸疏

蔣欽

臣等謹奏爲保留輔托大臣以抑權奸以安宗社事
竊惟天下之事有似緩而急似小而大者爲天下不可
不預知而力辨之也蓋大臣一人之身似緩而小實係
天下安危朝廷得失非急而大者乎邇者尚書兼大
學士劉健謝遷請乞致仕卽蒙陛下俯賜俞允茲命
一下非特臣等且駭且愕天下莫不驚心者蓋以劉健
等歷事四朝名歸元老當先帝臨崩之日親受
顧托之命叮嚀告諭留爲陛下輔弼朝夕相與講論
治道恢弘事業安固社稷者陛下正宜日召便殿

咨訪謀猷劉健等值此多事之秋亦宜鞠躬盡瘁歿而後已以濟國事艱難上不負先帝遺命下不失元老宿德以收人心以安天下顧乃坐視國弛忍心避難悻悻然一奏上達九重不待再辭三劄畧無眷戀飄然長往是何小天下輕社稷如此獨不念先帝之恩命乎且近月以來每聞陛下視朝太遲遊戲無度常與內臣劉瑾馬永成等馳馬射箭市食擊毬劉健等身居輔導之官既無格心善策所以屢諫而力爭之以忤聖意乃疎斥之彼職似盡矣而陛下待大臣之道有虧此不可去一也觀劉健等奏內有龍顏清減皆

內臣劉瑾馬永成等狎昵淫污之語以致獲戾聖威惟陛下睿照思之果有之與否此不可去二也輔托之臣天下倚重朝廷柱石導陛下以繼述引陛下以當道一旦罷之則於先帝之命安在此不可去三也自七月以來天變屢示災異迭出蒙詔雖有脩省之名而無脩省之實劉健等心不自安欲引咎自責以消天譴陛下誤許以歸則中二臣之計矣此不可去四也又以劉健等恃有逆鱗忠言以觸天顏肅怒正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主聖則臣直也陛下虚心獎勸以勵忠直之氣開納諫之門天下

善言自來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一救塞則讒諂日至 朝政日非誰與治理此不可去五也尚書入閣坐而論道爲 天子首相卽古丞相之職與天子共理天下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是也內外想望風采夷國視爲輕重去之則華夏動搖此不可去六也昔唐臣陽城裂麻宋臣司馬光等伏闕後世雖云麤率而直諫之體自如在當時以爲難得今劉健等固無骨鯁之誠亦以宰相諫而得名天下後世將以爲何如此不可去七也夫七不可去而去之遂二人挂冠脫印之深謀 陛下獨受疎遠大

臣之浮譽其如天下 宗社大計何其如 先帝輔托之命何其如 陛下繼述之大何惟 陛下思之且李東陽亦受 顧命大臣幸以 先帝遺詔見留一去一留自相違背則不可退休明矣劉健等先奏欲罷歸以遂權姦今之事恐姦人投石擠排以中傷之誠如所言矣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去一小人則天下賢能進而治矣退一君子則天下讒佞入而亂矣矧去一大臣天下安得而無厲階內縱嬖倖肘腋恐因之而生變劉健等不失爲君子若劉瑾輩羣小人素無顧忌亦不敢肆爲今去之則權姦竊弄內外不知也所以 先帝必俟數

十章尚遲留顧惜不忍舍去伏望 陛下念 先帝付托之重惜元老輔導之勞收回 成命留劉健謝遷照舊辦事以安人心以固 社稷以抑權奸之漸以享皇圖萬萬年無窮之福實天下大幸 臣等職居諫貞身寄耳目非爲劉健等二人 臣等一身一家惟 陛下留意 臣等不勝殞越待罪之至

又

臣謹奏爲急誅賊臣以正 朝廷以甦民命事 臣嘗讀書庠序服孟軻君正莫不正之言誦仲舒正心正朝廷之論竊自許曰臣倘果廁跡於 朝 君或不正亦必

以是言啟之得正君以事固所願也而今日果於自許之言矣是豈天欲成 臣之願乎亦豈 陛下欲成 臣之志乎請以 臣所痛心一事陳之劉瑾陝西一小豎耳陛下腹心之爲左右耳目之爲僂嬖股肱之爲忠良殊不知劉瑾悖逆之徒也蠹 國之賊也忿 臣等保留輔臣以抑權奸矯 旨拏問受杖三十落職爲民矣然畝畝猶不忘 君况今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無言昨見河南淞江都布按三司官爵位隆重瑾輒假示 皇命每負索銀一千兩甚至三千兩五千兩者人皆寒心不與者則貶之貶之而去者有人矣與者則褒之褒之

而擢者有人矣 陛下獨不知耶知而用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矣得不以賊爲腹心乎又見刑科都給事中劉滌指 陛下暗於用心昏於行事而劉瑾削其爵撻其體假示 皇命禁諸言責官毋得妄生議論人皆寒心不言者失於坐視國難敢言者坐於非法重刑陛下今日如此他日可知待姦臣何如此其厚也待正臣何如此薄也以姦臣而用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矣得不以賊爲耳目股肱乎臣等十三道 朝廷之耳目也 陛下之心腹股肱也不以臣爲耳目而以賊爲耳目不以臣爲心腹股肱而以賊爲心腹股肱一不

測萬民失主一賊用權萬臣失望吞轂喪氣在在有人矣呻吟之轂動徹天地 陛下懵如不聞縱今劉瑾壞天下事壞國家事壞 祖宗百餘年事 陛下有何面目立於天地間乎萬世之下必謂 陛下爲不孝也爲無德也爲昏主也今日 陛下所衣者何衣所食者何食此皆 祖宗之衣食所用者何人所得者何物此皆 祖宗之人物 陛下當聽臣言急殺劉瑾以謝天下再殺臣以謝劉瑾使 朝廷一正萬邪不能以再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以再侵今日之國家依然 祖宗之國家重 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輕 祖宗之國

家則聽瑾所欺欺之一字 陛下亦當痛心也 臣臨書
揮淚老親亦不暇顧也待罪 午門不勝戰慄之至

又

臣謹待罪具奏請殺逆賊以慰內外人心事 臣與逆賊
劉瑾生同天地一正一邪勢不相立一誠一偽分不相
關賊瑾穢名彰聞天下雖三尺之童聞劉瑾之名莫不
曰吾欲剝其皮也莫不曰吾欲啖其肉也又莫不曰吾
欲粉其骨也賊瑾蓄惡非一朝矣乘間起釁乃其本心
陛下日與嬉遊懵不知避內外臣民皆冰兢淵懼罔
不寒心 臣向具奏一通待死 闕下又辱 聖杖三十

血肉淋漓九死而不死者也伏枕獄內又敢避死而不
復請誅此逆賊以慰安天下乎賊瑾陰爲不軌反相已
形 臣願借上方劍以誅之也朱雲何人 臣肯少讓之哉
瑾之在左右卽安祿山之在唐也瑾之在前後卽秦檜
之在宋也龜鑑在前 臣請觀之殺一賊瑾以謝天下天
下之人懽忭矣殺一賊瑾以謝後世後世之人懽忭矣
殺一賊瑾以謝 臣某 臣某亦懽忭而稱快矣 陛下允
臣痛奏將 臣以較瑾瑾忠乎 臣忠乎將瑾以較 臣正
乎瑾正乎忠與不忠正與不正天下之人皆知之 陛
下之心亦洞然知之而不惑者何難於 臣而信任此

逆賊哉烏乎臣痛心也臣感額也臣出痛心感額之言

而臣陛下不以爲是臣陛下爲何等天子哉臣骨肉都

消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

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臣陛下

先殺劉瑾以示天下梟首臣午門使知臣某有敢諫之

直而臣陛下有誅賊之刑臣死亦得與龍逢比干同堂

於地下矣萬一不歿當轟轟烈烈做一好丈夫以定

國家使天下知老父之有子如某知臣陛下之有臣如

某幸之幸也臣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以謝賊臣何

忍與此賊同立於臣朝乎力痛申情萬一臣垂聽不勝戰

慄祈望之至

諫巡幸疏

陳察

臣謹題爲昭德音以慰民心事臣聞志以成道言以宣

忠詔其見王者之志其卹人也周其致用也悉古之聖

人所恃以鼓舞萬民在于命令而已欽惟臣皇上神武

英雄聰明作后奉身儉素愚智兼容大有爲之君也凡

詔令之出天下莫不聳動壓服若令在卹民則所以

下膏澤感人心以致太平者自不容已臣愚仰荷臣厚

恩久叨言責正德五年自愧待罪無狀懇疏休致詎意

近年光生腐艸復臺省舉揚重辱臣檄文徵致遂令迂

拙再沐臣寵光乃于正德十四年五月初二日仍擢今

海虞文苑 卷之九

職日夕顧名思義深圖別垢補山亦惟隨事箴規庶幾其萬一耳是用入道以來先陳五事已蒙行下各衙門議處矣重念今日大政殊非一端臣子進言宜先急務伏惟 皇上繼統守文十有四年矣固不必務爲高遠難行之事也但于身心言動間特加省治以守至正則一念之轉移卽 聖德可新民物可安治功可赫增光祖宗垂裕後昆可坐而策者惟正德十三年冬側聞鑾輅巡幸西北人心皇皇罔知攸指臣自念曰殆因胡虜犯邊也外內重臣自當運籌折衝穆穆天子豈爲是耶比正德十四年春復聞羣臣進諫有過于訐直蒙

被笞責者

臣又念曰

皇上巡幸一之謂甚庸肯不厭

勞煩又巡幸耶羣臣蓋私憂過計耳旣聞南京吏部等衙門尚書楊廉等 題奉 聖旨責其不察事體真僞

輕聽浮言煩擾

臣

益欣慰以自慶曰

皇上信不巡幸

矣今而後

臣

工殆可無言矣及今

臣

經山東放於畿川

一帶河路地方見有結構殿廳者曰此行殿俟駐

坤

也見有編集人夫者曰此將以接

駕也至張家灣又

以有脩艫船隻者莫不曰此將俟

駕出遊也

臣愚小

未敢信然意者

皇上聖明必不耽於逸欲必不惑於

妄壬必不忍久離

宗社疎遠

宮庭况近日責南京

吏部等官意義明白庸肯又爽前言以失民望耶比臣入都下乃知 皇上深居九重方將日新德政不復輕出是則向者道路見聞皆由下人無知過為預備不虞煩擾細民耳延今日久中外宣知此意然亦殿脩船行夫仍前煩擾細民未得安生無由少沾德澤伏望 聖明翻然轉念特賜 詔旨若曰乃今無復巡遊諸戶以備悉從停免以惠元元如此庶使天下之人疲於力役者因是得以小康且將曉然皆知 皇上克念作聖儆戒無虞必將正心以正四方脩身以平天下謹守 祖宗成法而傳祚無疆也豈特感人心於一時而已哉臣

惟愛國微忱莫如獻替是以卽諸聞見敬用開陳伏願 聖明詳臣此論有關國計早渙大號示天下不復逸遊則民物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祈懇之至

諫親征疏

陳察

臣謹題爲重

宗社以昏舉動事

臣聞舉動人君之大

節四海望之以厚薄其情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聖王
舉事必先審於謀慮昏於動作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
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用人而不自用故能居重馭輕
以靜制動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示明而人仰之
如日月用力不勞而成功可大未有君行臣職輕身禦
敵嘗試於兵戈之倥偬忽其舉動而可以爲帝王萬全
之道也臣愚頃者竊意 皇上不復巡遊深爲民物慶
幸嘗具本諷諫矣旣蒙差徃巡按雲南今日因赴 大

內候領印批忽聞太監蕭敬傳奉 聖旨云江西寧王謀爲不法朕當親統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欽此臣驟聞之不覺惶悚不安竊謂此舉不可也誠以 陛下居帝王之尊上承 宗社下主臣民前有 祖宗創業之艱後有子孫無窮之緒是 陛下之身至貴也統兵遠征至危也以至貴而躬至危非極天下之不得已決不可爲也 陛下但宜清心寡慾視朝勤政不殖貨利不濫刑賞謹守 祖宗成法盡革近時弊政深悟既往之愆或下罪已之詔揭君臣之大分聲討賊之大義誕告多方撫綏黎庶信任良臣運籌屈策分闡名將從宜

征討重其委寄責其成功期於罪人斯得脇從而治以

惠南國以篤

皇祚固不必遠違

宗社輕離

廟堂

降屈

萬乘之尊下親一將之任跋涉艸澤履歷凶危

輕身於不測也借使如此卽收全勝亦未足爲帝王之武萬一未然將無少棄 天威示天下以輕舉乎抑

陛下以爲事情重大必當親征借使此外復有大變詎能一一親征惟在振舉朝綱委任得人而已比諸臣凱還固遵 廟謨仗 天威以能有成是諸臣之力卽

陛下之功也而何必於親征乎 朝廷四方之極京師諸夏之本 陛下遠討則居守尚無儲貳人心易搖幾

務曠於上裁事必叢脞儻奸邪竊發黠虜搗虛爰有
 門庭之寇急欲調兵給餉孰敢擅專欲迎 駕請 旨
 又緩不及事今日誠宜熟思審處以圖善其後也而又
 何可親征乎伏望 聖明靜觀深省采納 臣言特罷傳
 旨正位清穆居重馭輕一意脩德用人日新不已以
 上慰 宗社之靈下副臣民之望則不勝大幸 臣愚待
 罪言責每切自訟未效犬馬失今不言非 臣之分也亦
 非 臣之志也是用論列 上干 天聽 臣無任屏營之
 至

乞宥議禮諸臣疏

陳迨

臣謹奏為達孝思廣仁恩以昭 聖德以光治體事 臣
 聞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故以愛親之心愛人則敵國
 頑民弗敢讎也以敬親之心敬人則近臣侍妾弗敢狎
 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然後能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謂之至孝恭惟 皇帝陛
 下光紹大統追崇本生采侍臣之謀議定百世之徽號
 固人子迫切之至情帝王制作之微權也已而頒示中
 外賚以洪恩天下之民飲河潤之霑濡迴餘生於枯槁
 者 臣固不知其幾千萬人矣然一時議禮之臣獨以所

見不合上千 天威貶黜責逐輾轉窮途以至於今而未蒙收卹非所謂滿堂燕笑有向隅之悲者乎始者天下之人將謂 陛下假此動威以曲成大體耳今大禮積日已久而諸臣得罪如故是以人心囂然不能不北向引領庶幾 恩命之渙頒也竊惟古者君之於臣若父之於子保全愛惜無所不至故體國而奉公者必錄其功逾耳而犯諱者必原其心立異而黨同者必察其故緣忠而冒禁者必恕其責漆器始造諫者十餘人舜不以為黨也西旅貢獒太保進脊德之訓武王不以為許也降迨後世此義間存若汲黯矯節而發粟邱惲閉

關而拒駕劉栖楚碎首玉階呂公著封還除目凡若此類可謂方命逆心干犯刑憲矣然當時之君深為優容或更加獎拔亦以其志在輸忠事非為己故不以迹之可惡而輒加罪焉所以和國家之脈而通上下之情也今議禮諸臣皆經生腐儒守其師說不知時變一時憤所發雖或傷於急切然心本無他罪亦可恕天地之大何所不容 臣願 陛下青災肆赦弘布希濶之恩將議禮以來因忠得罪謫官如呂楠鄒守益夏良勝鄧繼會季本陳相段續林應驄黃國用某等為民如安盤馬明衡朱泚王時柯某等充軍如豐熙楊奮王元正張翀余

翽劉寂黃待顯毋德純某等均 賜收用許其自效其
因被杖責邂逅致死者量加優恤以慰幽冤予以廣愛
敬之誠心收歡心於萬國則 聖孝昭彰天人協應
興獻皇帝在天之靈所以昭格陰佑永錫祚胤者何如
哉臣又聞宋宣仁太后嘗謂其臣范純仁曰卿父仲淹
可謂忠臣當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
惟勸仁宗盡子道夫當淹疏請還政之時明肅嘗不堪
矣孰知異日爲吾效忠身後者卽斯人也哉故忠臣之
議始終持正不敢負國而凡忘恩負義賣主規利者必
平日阿諛順旨諂容苟合之士也今諸臣引義固爭苟
非所以承事 陛下者但求之異日不可謂無范仲淹
其人於是乎宥其狂妄諒其忠誠登之榮寵之列復其
職守之舊則涸輒之鱗復沾洵沫臣日盡忠圖報者寧
復自愛其力哉

陳新政六事疏

陳瓚

臣謹題為獻愚忠以裨新政事臣一介寒士在先帝

時濫竽言官奉職無狀旋荷杖斥茲以先帝蠲青

皇上推仁拔之畎畝列之首垣踰月以來思吐一言冀

曠蕩之恩而闡於當世之務罔知所獻然於事君之義

不容嘿嘿甘素餐之恥謹據一得條六事一曰通上下

之交以圖治道二曰納匡救之忠以闢言路三曰黜近

習之誘以消厲階四曰正敷奏之儀以廣聖聰五曰

申勸戒之典以紓士氣六曰核循良之績以風民牧願

皇上特賜覽焉臣惟天子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

海虞文苑 卷之九
百度自貞相臣之職大矣昔虞舜以禹益作股肱殷高宗以傳說作鹽梅蓋知其職之大故資之者甚切而待之者甚親不如是不足以合其交而成泰道也 皇上舉中外章疏付之於二三閣臣聽其裁決任相不爲不專矣然未聞一召見一訪問雖其不違只尺猶在萬里之遠也則裁決章疏不過一時應務之文而於 皇上之心志耳目未有涓埃翊贊之實上下不交莫甚於此願退朝之暇時 御便殿召此二三臣者從容陳聖賢之學講帝王之政使啟沃有機承弼無曠庶追起喜之風不失任相之道矣此今日臨御之首務首務舉而天

下之治可坐而定也故曰通上下之交以圖治道君有失而臣匡之臣之忠也臣匡君之失而君從之君之聖也故舍已從人者聖帝所以爲大惟言莫違者孔子謂其喪邦頃諸臣諫幸 藩邸矣諫輟講矣而 皇上曰有旨曰罷似以宴遊無損講讀無裨適已爲快途耳爲忌推此則何成命之復可回何忠言之復可入哉臣謂二事者實以啟拒諫之端沮獻規之心非所以崇休德彰令名也庸主遂非明王補過願 皇上追悔 藩邸之幸深眷出入之節至於日講之儀曲從諸臣所請勿虛累月以惰厥脩則 聖志一新臣工奮竦隨事獻忠

者將爭先人矣故曰納匡救之忠以闢言路人主之與
左右近習其勢甚親左右近習伺人主之欲而投之其
機甚易人主一中其所投則誣上行私無所弗至其害
甚大昔漢唐事勿論卽武宗初年馬永成劉瑾輩誘
以擊毬走馬放鷹犬陳俳優諸伎日遊不足繼之以夜
蠱惑信任遂至毒流海內幾危宗社語曰前車覆後車
誠今聖明御極萬無此慮但其萌不可不絕而其防
不可不嚴方茲盛陽之月重陰蔽天畿邑之內積潦溢
望室無全垣衢有溺人臣愚以爲陰沴之象疑有儉邪
細人以沉湎淫靡之愆營惑聖心者此皇天所以

示戒也伏惟

皇上炳離明以燭羣小之幽奮乾剛以

杜迷溺之漸則陽德勝而陰邪伏休徵自應鴻業永固
矣故曰黜近習之誘以消厲階古之帝王不出戶而知
天下其道何繇亦以庶言庶事日陳於前無有蔽焉

耳今蚤朝奏事之制始自

英宗冲年卽位大臣權一

時之宜爲之非

祖宗故事也

祖宗朝天下政事君

臣面決日昃不暇今縱不可遽復祖宗之舊而蚤朝所

奏僅擬常行數條實涉彌文無關理道

臣

愚謂六卿之

事凡大黜陟大會計大典章大兵刑工役四方大災異
寇盜及臺諫諸臣大糾劾大建白俱以次持疏面奏

海上虞文苑 卷之九
皇上朝罷宴居親閱諸疏乃下閣臣擬旨間有事體重
繁者閣臣於擬旨外條列數語發旨內所不能盡之意
間易明白具揭附進以俟 宸斷如此則 皇上不必
徧閱天下之疏而大政得以日聞 睿資得以日擴若
今所奏數條者已之可也故曰正敷奏之儀以廣 聖
聰易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蓋聖人一遏一揚莫非順
天之命而已不與也伏見 先帝遺詔褒錄言事存歿
諸臣及 皇上登極詔旨釐正卹典應予應奪一時持
議奉行之臣亦可謂詳且確矣然尚或有湮於久而未
悉或有泥於格而未舉者 臣請得一一言之臣曰湮於

久而未悉者如大學士楊廷和當鼎革之際計掃巨兇
江彬手摯 神器以歸 先帝龍飛一詔開四十年太
平之基刑部尚書林俊首劾妖僧之姦繼抗逆藩之請
聲振朝野望重華夷此二臣者咸以議禮不合引身求
退真得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雖經言官論舉
該部覆詳未見超格旌異兵部尚書彭澤累平河南四
川巨寇戶部尚書梁材清節重望表表一時一則與王
瓊矛盾一則與郭勛參商而卹典不及原任吏部左侍
郎何孟春議禮持正 特旨爲民杜門著書以道終始
而言官偶遺 臣謂廷和宜加隆贈與俊等俱應議以易

名之典臣曰泥於格而未舉者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始劾仇鸞繼劾嚴嵩先見若著龜名言如金石 先帝雖罪其身而用其諫太僕卿楊最力抗監國之議功在社稷監察御史楊爵直指萬幾之本忠格乾坤一則死於杖下一則幽囚十年右贊善羅洪先以言事謫歸讀書譚道為諸儒生倡恬退自守終始一節而是數臣者咸以官秩未及 謚典莫加大非國家所以風勵臣節之意也况 先朝如侍講劉球之謚忠愍御史鍾同之謚恭愍繼盛等正與之合脩譔羅倫之謚文毅洪先又與相同臣謂直據實奏請俱予一謚以為天下後世勸

至若原任總督楊某御史路某曲殺沈鍊以媚嚴嵩三尺童子尚欲搵其胸而食其肉今沈鍊已旌而楊某等不究士論猶有遺憾况楊某等先該給事中吳時來劾其誤國大罪刑部已議處死寅緣嚴嵩得脫臣謂宜勅法司拿解追究問擬應得重罪以為天下後世戒如此 皇上一舉措之間明威如日月雷霆而天下薦紳士大夫莫不快覩盛舉矣故曰申勸戒之典以紓士氣天子父母萬民不能獨慈萬民之眾乃以其事寄守令故守令者為天子父母斯民者也不慈其民者非民父母非天子良吏矣比年邦用太煩誅求太竣有司歲輸

後期罪譴立至故一時吏治相趨於猛蓋非猛不能斂
非能斂不免於罪譴也今 皇上初服損好用之式頒
蠲租之詔天下方欣欣胥慶矣日者司農告訕請遣御
史分行天下臣恐有司藉口又將紛紛以擾民而使民
驚且走也宜行天下撫按官各諭所屬郡縣民今御史
之遣督究者止欲漕糧之及期查催者止覈已徵未解
之欺弊凡細民宿負 聖主新蠲絕無濫徵以爽大信
又或守令不得望風生事其於安民急務似亦小補臣
又聞之漢重循吏而卓魯之傳出以風之能動人也今
守令貪殘者下矣又廉靖之節有薄書之才次也實心

以拊疲氓正已以移薄俗追淳古之治興弦誦之風上
也上者固不易得然跡臣所見亦有一二推之海內寧
無若人不加寵異之恩何以鼓天下之吏况肆 覲迫

期淑慝當別宜并行撫按官各察所屬守令果有上績
如臣所云雖卑格不沒其賢雖一人不病其寡指實薦
揚與循例論劾之疏並進使銓曹咨訪無異臺諫詢謀
僉同卽於察典旣竣之後特請 皇上如 先朝賜幣
賜宴以示殊遇或年資旣深畱京顯陟則四方得於觀
聽者咸知 新天子意嚮而良吏作矣故曰核循良之
績以風吏治凡此六事臣極知鄙淺不足以塵 睿覽

海虞文苑 卷之十
然芻蕘之言聖人所擇伏乞 皇上兼採不遺以前三者斷自 聖衷以端治源以後三者 勅下吏禮二部詳議上請見之施行則於新政之助亦或有萬分之一夫臣無任戰懼懇祈之至

海虞文苑卷之十

疏

東南寇災請蠲恤疏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嚴訥

臣謹奏為東南被寇地方民困已極懇乞 天恩特賜恤處以濟生靈以安根本重地事臣伏見 陛下如天之仁覆育寰宇而於小民疾苦加志尤急 臨御以來歲澤覃敷臣不能殫述卽如頃歲薊遼以虜警告徐淮以河溢告畿輔以雨滂告 陛下皆軫念而重矜之或發穀賑濟或遣使存恤他如平糶設粥以及散藥埋骨

凡所以惓惓爲民而解其窮厄者誠如父母之於赤子無所不用其心臣之私心竊以爲陛下之於民隱苟未之知焉斯已耳苟知之而不亟拯之使得其所者非陛下之心也今者東南被寇之地生靈塗炭極矣臣雖愚陋能不仰體陛下愛民之盛心而爲一訴其艱苦迫切之情於君父之前哉倭夷自嘉靖二十九年入寇潮江黃岳餘姚等縣去年乃至蘇杭等府太倉上海等州縣是時臣方蒙恩省親親在家嘗親見其事矣蓋此寇於民居稠聚之中鼓刀恣殺繼以縱火肆焚室廬民多橫罹鋒鏑羣投烈焰其壯者猶或狂奔自救然亦

皆失於故業雖僅免一時之淪喪而糊口無計終填溝壑而其老稚者則委諸中路不能以顧其爲官府所召募并素載尺籍爲兵者皆柔脆不教之民如驅羊操虎盡斃於賊其稍有家業者日夜併力守禦供應軍需卽細民覓刀錐度日者或運解軍餉或裝載戎器亦多號呼以死而不能以自活其他賊所未經之地則皆聞風而怖空室而逃子棄其父夫棄其妻而臣於是時亦且奉臣父母遠避他所矣瘡痍滿目流離載道丘墟千里惟聞哭聲目擊耳聞痛心疾首自是倭寇滿載而歸自以得志比及今年益擁大眾自焚其舟爲深入之計始

攻松江次攻蘇州次攻淞江嘉湖揚州通泰之間如各該地方撫按等官所奏報者勢益猖獗計其所殺傷燒燬奔亡之慘蓋不知幾倍於臣所親見之時聞之鄉人逃生至京者皆云賊黨所據無地無之而地方之人則枕骸遍野而蕩無人煙矣慘毒至此何忍名狀夫財賦出於五穀而五穀生於三農東南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老幼俱作終歲勤動是以田畝所入公私皆賴今兵燹之餘民幾無孑遺矣雖有戶田而誰與耕乎耕既無人而穀何自而得乎穀無所得卽饕餮之資無纖毫矣而公家賦稅何所從出乎竊照每年遇有水旱之災先期

農人告於有司有司聞於撫按撫按委官踏堪是實然後以奏於朝下於戶部行於主計者而量其分數以免之今之災比之水旱之災何啻百倍蓋不待踏勘而後知者然而無告災之人矣有司無所據以爲請而撫按無所據以爲奏縱使撫按有司念及於此但今賊勢尚熾戎務方殷方將日夜禦賊之不暇而何暇輒及農人之事若臣今不陳於陛下懇乞天恩蚤下免稅之詔縱地方事寧而稅期已及允軍又且臨境臣恐有司不敢預必朝廷之意而假斯民以法外之仁瘡痍者未甦而加之以捶楚虜繫者未還而繼之以縲紲

小民既已失其常業無所藉以爲生而又懼不免於有司之法於是流移之民其善良者遠去其籍不思復還而其狡健者不肯甘心待死朝夕則皆起而爲盜或投入倭黨爲彼嚮導或隨入島中多其徒黨或招集本地無賴烏合成羣乘間竊發恣行劫掠若今無錫所報鹽徒之類亦既已有之矣而况可驅之使然乎此其人亦非不自愛其身也亦非不有懼於國法也其心以爲與其束手以待斃不若且苟得以活須臾之命即使他日被獲而死亦猶愈於今日之卽死也是亦其勢不得已而然耳夫流移者去籍而不還則拋荒之田愈多而

益蕪狡健者驅而爲盜則倭黨日衆其勢愈益難撲卽使撲之而本地之盜乃不可勝詰矣紛紛之患將何時而息乎夫懼其田之益以拋荒則於流移之民不容於不招夫懼其盜之未息則捕盜之格不容以不設此其勢蓋不至於發公帑給公粟不已也則是今日之徵於民者有限之虛求而他日之出於公者不貲之實費利害之相去豈不明甚哉故臣以爲與其他日以在公之財而爲招集流移之用孰若捐今日之未收於民者以示勞來之意遂鼓舞其欲歸之心而因以安輯之與其迫徵於今日以速其爲盜孰若示之寬恤開其生業以

潛弭其爲盜之心而永爲吾力穡供賦之民臣非不知國家之賦定有常額不可輕議且目今西北仰供甚急司農經國方爾無措而胡可遽以捐之但今民困一至此極雖欲徵之必不可得而况利害相懸如臣所云然者若從而捐之則今年雖缺幾許之供而明年以往可不復失故臣所言不徒仁民之圖而實所以爲裕國之計不徒安養東南而實所以深爲乎西北者也臣亦非不知賊勢旣寧之日撫按有司終以上請但其時已晚無補於臣前所陳者且其所請亦不過因襲免荒事例於存畱內乞得分數耳夫國家起運之數大率

十之七八而存畱之數則十之二三縱使存畱之數盡蠲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其起運之數十之七八者必復取辦於民也夫民救死不贍方且待賑而猶責之以七八分之供與之以二三分之蠲是猶遍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臣不知其有濟於民乎否也臣嘗查得洪武年間詔免太平等府夏稅秋糧不一而足夫當創造之初百廢具舉豈無待於用者而何以數蠲民賦爲也蓋天下甫定固當休養生而此數郡者陷亂日久最先師征供役浩繁民力猶竭是以不得不汲汲焉思以仁之也蓋嘗伏讀太祖之詔有謂縱使不免亦無可徵

者至哉 王言誠見之的矣今日蘇松等處何以異於
太平等處而今我 皇上之仁亦何少異於 太祖之

仁臣誠願 陛下特敕該部查照東南未嘗被寇地方
其農人得以耕種如臣祖遺薄田幸在滄次未至全荒

者照舊徵賦外其曾經倭寇擾害地方見今無饘下戶
菜色沾亾者 敕令撫按有司設法賑濟其委係妨廢

農工田地暫將嘉靖三十三年夏稅秋糧一應起運存
留通行蠲免仍 敕該部作速行文撫按頒示有司使

乘稅期未及之時張挂榜文使民通曉 陛下德意庶
幾良善不肯爲盜之人知官府之不迫其稅而自幸其

生之尚有可恃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於流離未
盡之餘而以其鋒刃之餘生盡力於賦歛則民之歿者

固不可以復生而生者可不至於復歿雖其已嘗爲盜
及今將隨流者亦且翻然悔罪樂於自新以求並生育

於堯舜之世斯民生可永奠而 國計可永賴矣其江
湖淮揚鹽場地方今年倭寇所經之處竈丁之被害而

歿徙者當亦不少合無一體寬恤 敕令各該官司賑

其存者召復其徙者以養其後則鹽課亦不至失墜矣
再照防患當先於未形而人情多弛於事後去年寇至

之時人莫不謂今惟變起倉卒是誠莫可奈何過此以

往必爲預備而今年之寇乃反加劇其狼顧失措坐受剝膚比之去年反覺尤甚此其故何也臣竊思之矣往

年寇經之處民間已困而郡縣倉庫費且告竭比至寇去地方當事諸臣亦非不虞今日之必有此而欲爲之

所也一應召募勇壯戍守要害置造戰船重懸賞格之類俱緣未嘗奏請不敢輕動錢糧是以束手無策竟至

於此乃者 陛下特簡重臣調兵征勦 命戶部於起

運錢糧內聽畱二十餘萬 敕令重臣便宜支用 陛

下神武明見何以加焉今 天兵所臨威聲震動彼狂

寇者必且計日而就擒矣但其餘黨在島中者一時亦

或不能盡滅來年事勢尚或可虞設若今年仍蹈故轍

而一切支持目前不計深遠則來年之追視今年安知

不如今年之追視去年也預備之圖誠所當講而欲圖

預備必資錢糧臣愚以爲若今聽畱數內足用則已倘

尚未足容令諸臣詳計所費再行奏請以便展布庶幾

事事有備永弭慮患而 陛下南顧之憂其釋矣乎再

照調到各處之兵如狼兵長鎗手等項固爲驍悍可用

但此輩貪殘之性不減於寇今 國家不得已而用之

則怙其強勢而肆然侵掠於民所不能免者然使彼遠

離鄉土棄室家之安而跋涉千萬里外出死力以赴戰

苟非豐其餽給優其賞賚亦何以足其欲而安其心今若錢糧果敷則欲厚此輩固無難者既厚此輩然後責令將領申明號令嚴加禁戢使之遇賊則戰賊退則安處空間以待調用凡其所資以爲費者一不得橫索之民間其或有強暴不率者許小民赴告卽將軍法從事以警其餘刑師徒駐境無乏食之憂而閭閻按堵無重擾之患此亦軍民兩利之策也臣本蘇人忝列侍從故敢輒以地方事冒昧上陳伏望陛下畱神采納萬姓幸甚

星變疏

趙用賢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合其機幽渺而實捷於桴鼓是不可不察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皇上兢惕不遑下敕臣工同皆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脩舉庶務固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扣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尚足感動天變况在君臣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

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
哀情淚竭盡無復可吐未嘗不爲之欷歔飲泣而猶不
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
寄之重係 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
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苦處塊啣哀茹痛而不能
不勉承 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
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
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
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經之中
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

王之法也

臣

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弊

臣

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

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

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
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
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於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

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而
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
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叅決
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

海虞文苑
卷之十
九
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矣陛下若垂愍輔臣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敕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於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旣可以少安則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陛下

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

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

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

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逢迎合之爲也今輔臣之

留皇上主之旣有成命矣烏用是嘒嘒者哉逐影附

聲希寵要榮背公誼而徇私情覆至性而倡異議夫六

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

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

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國

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寔萬世治安之

計也 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畱之篤者豈非以在 廷之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 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 陛下誠於 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察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於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卽去猶之其畱顧不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以聞

申定國是疏

疏具會有開之者不果上

趙用賢

臣某謹奏為申定國是乞

賜罷黜以絕羣猜以全晚

節事 臣待罪南中三年矣伏見近來銓敘未盡當人心

科場未盡愜公論或假氣勢以排正論或攻諂諛以報

私恩至使堂堂 朝廷乃為營利固寵者聚窟而築壇

級于其中竊為憤懣則時時取往事讀之至宋臣范仲

淹司馬光自為小官日于天下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未嘗不掩卷嘆息今 臣雖不才位居卿貳乃嘿嘿不

敢吐一語實仰負 陛下所拔用而俯慚宋臣所以事

君之道顧時方尚同謬引皋夔和衷之說互為容隱自

濟其私以欺 陛下之視聽而聾瞽天下背誕無恥之徒片言示異立見猜疑一事見違暗加斥逐反更鄙守正者爲干進日憂時者爲好名 臣是以徘徊呶嚅復以出位爲懼空言無補故隱忍而至今日 臣頃見邸報先該部臣趙南星姜士昌科臣王繼光萬自約等先後四疏皆齒及 臣名心竊危懼謂必且累 臣後有又接得少詹事黃洪憲辯疏給事中李春開參論南星士昌二疏洪憲疑 臣千里移書若有所挑釁春開語意大都言 臣與論德吳中行南太僕卿沈思孝不當與薦而謂南星士昌譽鳴爲鳳則旣以言及之矣而 臣復不言天下必

謂 臣低頭就籠絡戀戀此三品而盡喪其平生 臣何顏復敢見天下之士也數日已來又見給事中央孟麟刑部主事吳正志連章論劾春開及所授意承指諸人正志薄加譴謫孟麟求去伏蒙 陛下並皆畱用以 陛下明秉日月豈不能燭諸臣建言之心與其互相攻擊之故姑兩存而並置之者 臣有以知 陛下實難于重傷大臣之意寧使屈在下而勿使薄自上 陛下之厚諸臣至矣獨奈何諸臣之負 陛下哉 臣聞 明主執是非之極隨之賞罰以御天下故天下服其公而莫敢以私自逞惟是與非同條而共貫則淆亂愈滋邪正愈

海虞文苑 卷之十 十一
渾小人得以播弄唇舌而 朝廷之威福漸移而之勢
重之地其究天下皆習非以爲是而莫知所底止嗟乎
今人臣食君之祿受國之恩有不趨權門而欺 皇上
者亦寡矣 臣不敢遠舉亦卽諸臣所條上者少別其是
與非并明今者之紛爭其端在上而不在下惟 陛下
垂譽 臣請先言洪憲洪憲故與 臣爲莫逆友昔年洪憲
爲張居正所厚居正三子令其代作文課易服入幕外
議籍籍 臣愚不知結權貴之爲是而又爲故御史孫成
名責 臣不能匡密友之過 臣曾一言勸其少避形跡當
色變遭其面斥卽抵書 臣造言當齟舌自殺自後謗

讟百端欺凌萬狀

臣惟忍之及

臣起官虞

臣發其往事

先遺書

臣

假田畫之責鄒浩累數千言刊布四方其實

傷

臣名行增

臣

怨尤

臣

能爲鄒浩田畫不如是矣當時

有謂 臣宜具疏

上聞又謂宜作一書解嘲

臣其人不可犯且不足置對亦惟忍之迨後洪憲勢益張行益下

其刺 臣語多不仇然後天下始憐

臣

而薄洪憲諸臣論

洪憲之賊私或未必是洪憲謂

臣

爲政府門生同年之

親近天下皆知

臣

之見忤于時洪憲獨不知而爲此言

則其他之作慝于冥冥而飾說于昭昭者自可類推

臣

恐洪憲之言斷爲非矣趙南星等條陳時弊多中機宜

獨臣見居三品不爲不用不爲不重而亦列名薦中是以召春開之疑而啟其爭論之端春開之言未爲不足然張位沈思孝均一丁憂也沈鯉吳中行均一請告也皆諸臣薦語所及春開獨重刺思孝中行者蓋緣沈鯉張位雖德望隆重一時然未若思孝中行者爲時所恨且又途知鯉之守高必不必輕出位之去服闋尚遠時移事改未必遽出故幸免爲鴟之詆耳不然則沈鯉張位亦嘗蒙不韙之謗于前何不以一言明薦者之爲是耶春開又謂部屬不當奪舉刺之職訟言所舉之非是矣乃近日有薦龔楸賢鄭汝璧輩楸賢爲居正爪牙嘗疏引伊尹太甲以致譏切此豈人臣之言汝璧爲選郎潦倒無賴雖居正亦惡而斥之春開旣自負舉刺有權矣此獨不能爲同官者效一言哉何嘒嘒不平于二臣如此也且古有舉相而推陳平舉將而推辛慶忌史家以爲美譚此豈皆流落不偶廢閒不用者哉卽如近者贊誦在位功德何疏無之而獨訾二臣所舉專于顯融偏于慕用其言似是而實非矣少卿艾穆守正不隨南星以常師穆故獨避之此正南星之公也何意乃病以爲私黃道瞻姜麟應等抗志苦節久沉下位春開責二臣之不及是矣然此皆以言忤 皇上者他若顧憲成諸

壽賢李楸檜薛敷教高桂饒伸何不類舉以爲言耶此
可明其非矣臣往與吳中行艾穆沈思考鄒元標同忤
權相中行思孝之才局穆之介特元標之純正皆臣所
不及臣獨偃然而居三品嘗忒刺汗背臣之被誚是矣
然臣論知中行思孝之爲人其輕發寡慮急于自見不
能無過至其智識敏達操持廉潔斷斷勝于今之齷齪
自賢而回面污行以圖富貴者昔張位與中行同在國
學嘗語臣自吾與吳同事半年未見其過舉但見其有
不可到處臣識之不敢忘今思考困頓餽粥闔門自守
亦足垂憫且彼已塊然臣欲奈何爲肆口虛摭不遺餘

力耶此可明其非矣惟臣等得罪居正今在津要者感
多恩居正之人又襲用居正故智以鈐天下之口而臣
等又執一而不化故今日虞某人之進必敗若事何以
阻之明日慮某人之言必敗吾隱何以禦之使廟堂之
心志日膠擾焉爲目前之享用謀爲身後之子孫謀而
國家用舍之柄一切逶迤以徇人 朝廷賞罰之權一
切淆亂以從事 陛下何惜臣等數人不明著其罪示
不復用始以安諸臣之心志令得以閒暇或一籌國家
之急哉臣聞邪正不兩立是非不並容孟麟與春開等
同爲科臣議論互相矛盾致蒙 皇上下部詳看部覆

復爲兩可之說乃啓其微意則似右春開而左孟麟若謂孟麟之論黃洪憲出吏部右侍郎徐顯卿所使夫顯卿疎而奸大洪憲密而善謀其智數不敵也孟麟臣雖未識面然知其不聽人指使也臣聞京師中頗有爲顯卿稱冤者吏部豈不能稍低昂以明告皇上而姑以事不可知者嘗試于君父之前哉然則議論之所以益煩此申上之處分未盡公也臣見數年已來諸凡以言觸時貴者始雖少示優容未幾而旋得外補臣恐孟麟輩必不爲年例不陞之叅政且爲遠方之丁此呂王士性矣銓衡之重豈宜以妾婦順從之道居之哉臣心

知其非也

臣

又觀近日所以中傷善類者其法雖平

居正而其術則又深于居正苟弗其意殺之而已黜之而已今則必巧加猜伺廣爲排陷如沈鯉之端方而加以鑽刺則寅緣辛自脩之強耿而加以傾危誣詭必使負不可解之責于天下而後已此二者皆國之大臣也特不能委曲遷就而猶若此况下此者乎又况臣等乎此天下所以靡然向風一可百可一否百否而臣等欲自免于今之世不亦難乎陛下試觀沈鯉辛自脩之易于去及近時之被論屢屢而必篤于畱者其故可推矣臣能心知其非也臣願陛下沛然發明詔

昭示是非如以應麟爲真非則并趙南星等與臣皆宜
顯賜罷黜以慰諸臣之心如以春開等亦不得爲真是
亦宜量加薄罰以爲人臣諂附阿黨不忠于國者之戒
陛下睿毋依違于可否之間爲巧于籠取者陰竊進
退之權以去也臣行能鄙下無一長可名兼之多病駸
尋兩年中乞休者三四矣仰荷 陛下憐臣而留之臣
亦遲回而不遽決者徒以報 陛下之心未盡毫芒又
時方仄目于臣疑臣之請去故爲難首復爾濡忍然臣
之心未嘗一日敢自安也今臣進此一言庶幾天下之
是非旣明羣臣之邪枉自定 陛下賞罰之大權不至

賦役疏

趙用賢

臣謹奏爲 國家徵課屢虧東南民力久竭懇乞 聖

明亟賜平議以足國計以厚民生事臣竊惟財用者有

國之大計未有不取之於民而足用者然欲其出之無

窮是必其取之有制故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自足非

有異術也不索民以非分之征故惟正之共常足也彼

不善理財者多其名色煩其科歛以爲取盈之計不知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取足於雜項而反致虧於正額此

民力之所以益竭而國用之所以常不足也臣考天下

財賦東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蘇松常此六府者又居東

南之六分他舟車諸費又六倍之是東南固天下財賦
之原也乃自頃歲以來逋賦日積而小民之嗷嗷者十
室九空轉歿於溝壑者相望二者可謂交弊而俱詘矣
臣嘗與一二同志者今禮部辦事進士袁黃等考覽
革究極根株蓋知其原不獨在徵歛之日增而科派之
無別是以使重者之益重其弊亦不獨在徵輸之日急
而隱漏之多端是以使困者之益困當此時而不為之
一裁制樽節焉誠恐日甚一日民力愈不能供而國用
愈致不足此非細故而已也 臣頃伏見 皇上詔書屢
下惓惓欲公用不詘而民且足衣足食是 皇上之明

深達於國計而又下憫夫小民之依雖堯舜之憂阻飢
禹湯之懷兆民不勤於此矣 顧 臣敢終嘿嘿無一言以

仰裨 聖治之萬一乎請條析其槩為 皇上陳之

一曰議田賦之數夫有田始有賦凡予之貢賦未有不
因於田之多寡惟田數未定而槩以糧數派征此侵漁
隱蔽之所由生也 臣查各省志書悉皆明載某府某縣

土田若干貢稅因地若干惟蘇州府賦書通無土田數
目祇據會計原議見在二款以為徵派之則 臣查會計

錄諸司職掌會典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官民土田九
萬八千五百六頃七十一畝弘治間一十五萬五千二

百四十九頃九十七畝零比洪武原額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至萬曆六年蘇州府冊報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又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四十七畝田有增減宜賦因之以爲盈縮矣今查戶部見派蘇州府實徵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蘇州府徵糧冊內則該平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六斗六升三合七勺比部所派增四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勺雖此加派皆係折耗輕齎板席等項非出無名然徵派之數

臣以爲卽升斗無有不使 朝廷知者况四十四萬石而可使不入會計乎惟此數不入正額在 皇上則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其多如此在司計者動以江南尚有餘米可派而歲歲增加之不巳也 臣愚以爲宜將江南各府州縣土田開具實數應徵糧若干耗米若干務使田數與糧數均平畫一據實奏聞然後刊行書冊永爲定規使百姓曉然知一定之法而不復困於加派之徵雖有姦宄亦無所容其欺隱矣

二曰議混派之弊 臣惟江南田賦大抵盡定於先臣巡撫周忱之手當宣德初蘇州一府逋糧六七年約七百

九十萬石常松皆然忱至首詢利弊知官田係國初抄沒其稅至重民力不能辦民田起科止於五升甚輕又其時大戶恃疆不出加耗偏釁小戶故將民田每畝例加耗米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虧欠於是蘇州一府增糧一百餘萬石通杭嘉湖蘇松常鎮共增糧四百餘萬石謂之平米初年每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日酌量支撥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則令加五爲止除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遇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脩岸導河不等口糧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均繇里甲雜派

等費皆取足於此又屬郡有荒歉亦撥餘米以補不足蓋其時糧雖加於民而其補助餘積之利悉歸於民民自徵賦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亦無科率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而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始積矣然所括者止餘米耳猶未有他額外之徵紛紛如今日也是後供應不足復有均繇矣備用不足復有里甲矣又如京庫折絲絹南京庫農桑折絲絹起運馬艸等類此舊徵之於山地者而今亦混於秋糧中矣又如驛傳馬役驛遞水夫戶口鹽鈔昔議徵之於均繇者而今亦

混於秋糧中矣近年又有義役料解帶徵兵餉役銀三項復計糧而派矣蓋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增視昔周忱所加百餘萬石不啻三倍矣臣查隆慶元年應天巡撫林潤奏乞復糧額事以蘇州等府廣德等州歷年加派數多乞要遵嘉靖初年舊額徵派戶部尚書馬森覆稱本部卷查坐派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有一定之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艸爲正賦其餘各項雜派銀兩等役另立欸項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繇或取足里甲原與夏秋糧艸正額無干惟是蘇州等府不分正賦雜派皆混入糧內徵收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纍

而不知者以加派歸咎戶部不亦冤乎合咨巡撫將各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麥秋糧米各正若干內何項加重何項爲前舊額何者爲後加增送部查理裁定施行奉聖旨依擬行欽此是江南糧額之混戶部已明言之於先矣第有司奉行不力無心力計算之人而姦徒猾胥幸其淆混而乾沒於其中故尚朦朧至今卒未有人任而一清之也臣愚以爲宜

勅下所司一遵祖宗夏稅秋糧馬艸正額徵派不得復立平米餘米名色以滋那移高下之弊自正額之外其餘雜派徵輸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繇或

海虞文苑 卷之十
取足里甲明著定數勒成一書必使與正賦不相混雜
庶國有常賦而民無橫徵之苦矣

三曰議徵稅之則臣惟地有肥磽則獲有多少故制賦

之高下因之此百代之所不易也國初始平僞吳之亂
將蘇松嘉湖所抄入田地定爲官田糧有至八斗者蓋
照私租起科也其後民漸生聚墾荒成熟者名曰民田
悉報五升起科官民不均如此故積逋至於宣德而周
忱始一經理之官民之名固自在也嘉靖中嘉興知府
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府知府王儀履畝清量於是始
定不等科則長洲縣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五合吳縣

二則最重者三斗四升四合崑山三則最重者三斗三
升五合吳江亦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六合常熟四則
最重者三斗二升太倉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嘉定土
稍瘠科則不等最重者不過二斗八升他松江嘉湖每
畝率三斗有餘常鎮稍輕僅二斗而不足糧之重至蘇
州而止矣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逋欠耳今槩
一府之田而均攤其糧是槩一府皆官田矣何得復有
所謂耗米者哉祗緣瀛初建議以行之一府不敢請免
暫將耗米亦作正額通融計算各府效之不及詳考亦
遂以耗作正且各省糧輕每畝不過數升卽加耗米亦

不爲多今江南每畝科糧數斗而又加耗過半百姓其何以支也惟其有平米耗米二端爲之支吾影射故每年巡撫之派會計有於此縣增而彼縣減者有於此項多而彼項少者轉移變動弊孔多端不過資豪猾之詭計籠利耳又各府州縣悉有山地蕩田又有新漲沙田不等報官起科有重至一斗五升者舊制蓋以供馬艸絲絹或抵坍江拋荒之數也及臣查蘇州書冊內並不開報細數又稽之戶部亦無籍載可考如臣邑中止有猾胥一人世主其籍小戶有報公占江柵等項應開除者非重賄此胥不可得舉臣一邑而他邑可知奈之何

委良民之膏血而充奸徒之侵蝕也

臣愚以爲宜

勅

下當事者逐府縣按田籍報如蘇州一府先列錢糧總目後開某縣某則田若干該糧若干石各項加增若干石必合總數無差其山地蕩田等項臣以爲不必有多

寡等則山地除高嶺大石蕩水除無人佃種外悉起科三升或四升著爲定額仍不得加以耗米名色以致混淆偏累貧民其應供某項應補某項俱填註明白總入會計又如嘉定一縣地瘠不甚宜稻每畝徵數嘉定縣改折居多允運白糧或多派各縣嘉湖二府徃徃踵之此法一出府總縣總各操其權奸利不可勝窮伸縮在

合勺間而此輩之囊橐已狼籍矣上官無所究詰小民無所控訴是豈畫一之制哉錢糧重事未有數不歸一而能禁人之不侵欺者此江南今日極弊之政不容一日緩於釐正者也

四曰議蠲減之條

臣惟

國家惟正之供歲有常制主

計者方日鯁鯁焉慮所入之不足當所出矣是安可輕議減損也顧其浮濫不經利不歸於上而費乃獨貽於民者安可不爲之裁制也臣查得蘇州一府額辦驛傳馬匹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解赴山東北直隸以備買馬之用歷年積欠民間甚苦之又各省移文催

徵歲無虛月文書往來動有耗費其弊無窮且江南旣非產馬之地其稅額極多何得復有此派今亦以耗米尚餘之故復混入秋糧數中似非祖宗舊制也卽

朝廷蠲此二萬金未必遽爲馬政之累

臣

以爲是所宜

從寬減者也又如鳳陽倉麥五千七百石每石折銀四

錢鎮江府倉麥五千石每石亦折銀四錢

臣

查此二項

舊原解本色因彼處積麥無用乃改折色然京庫麥折每石不過二錢五分而鳳陽鎮江乃折四錢江南米價不過三錢而麥折乃至四錢此不可減而從京庫之例乎又如江南水次并江北瓜淮水次正米每二石該盧

蓆一領以三分為率本色二分蓆每領價一分二釐此不可少矣折色一分蓆每領銀一分米既已折蓆價亦何所用乎又如 德府祿米一千石萬曆八年題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銀一兩糙米一石折銀九錢又每石加脚耗銀二錢米既改折不應復有脚價今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江南米價至賤是一石之價幾費民間米四不矣此脚價獨不可省乎又如 涇府 汝府養贍祿白粳正米各五百石 景府養贍祿白粳正米一千石此舊制所無皆派之於餘米者臣以為是當出於原所分封之國何以復偏纍江南也獨不可議改派乎又如

鳳陽府倉正米八千石揚州府倉正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石皆每石折銀六錢今正糧折銀每石不過五錢而此二處乃折六錢獨不可省而為五錢乎又如近年額外撥辦料價銀蘇州一府該銀七萬三千一百三十七兩零內工部四司料銀止該三萬兩餘解脩淮河等用頃年河流稍寧乃據以為常而歲歲徵歛是獨不可以議停止乎諸如此類臣不能悉數然皆不係上供而可少寬之以蘇貧民者臣愚以為宜 勅下所司逐一詳計應去應減務虛心條議毋拘成案毋憚更張必使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惠斯真今日東南之大利也

五曰議偏重之派臣惟因地制賦賦之有厚薄者勢也

至於臣國家有供應錢糧自宜計畝加徵何得照糧增

派也臣查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惟江西湖東以斗計湖

西江南則以數斗計是各省糧一石可當田三十三畝

江南糧一石僅當田三畝耳以三畝之額而當三十畝

之派是不重者益加其重乎臣查供用等四庫蘇州一

府料價四千四百一十六兩零幾居天下十分之一又

近年新派工部四司料銀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九兩零

而河工脩理復四萬有奇幾居天下五分之一蓋皆以

計糧而派故偏重至於此極臣嘗籌之當今偏重之稅

非獨江南困也臣考光祿寺所派順天等八府及山東

河南等處如每細粟米一石折銀一兩赤荳每石折銀

一兩四錢芝蔬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五分小麥每石折

銀一兩諸如此類率費民間三石而內庫之折粟有加

焉故北地之民自田賦外丁銀有每口出一兩者其困

窮亦已極矣至如江南白糧每石自增耗舂折水腳車

夫等費大約四石而致一石查得細米諸色荳并各省

果品物料皆折銀解寺該寺自行召商買納夫此諸項

可召商而買臣謂本寺白糧宜少高其折價而亦召商

買納可也臣又考國初設上林等四署自棕園漆柏下

至瓜果皆取給於此遇有不足令買之民間歲用錢不
過一千八百萬文鈔四百萬貫皆於天財庫關領正統
間始會派各省直動支官銀收買至正德而後遂增至
三十六萬餘今四署所供歲不過四千餘兩而園戶之
口糧官吏之祿給又取於官帑則四署之設不惟無利
而且有害矣臣愚以爲光祿之費係上方玉食之供自
當與天下共之請 勅下該部總計天下田數七百一
萬三千七十六頃又總會一歲應供諸料價數目每畝
均攤大約每畝一分而足盡解光祿寺召商買辦則天
下皆無雜派皆受輕糧之惠矣何至偏累畿內近省亦
何得照糧增派而獨重困於已疲之江南哉其上林四
署乞盡法清查尚有餘利可歸官者仍入光祿以減各
省之歲派誠今日之大利也

六曰議派剩之目臣查天下稅數無有所謂派而未盡

者止因蘇州府有耗米一項出之於民而不載之於籍
卽如漕糧中所加四十四萬餘石折耗之多極矣非果
有未科之田隱漏之稅也安得尚有派剩之米哉見今
會計內乃有派剩米三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石三升每
石折銀七錢該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零解宗人
府等衙門折俸蓋惟不算耗米故有此剩餘耳司計者

不能細加考求凡有所需皆加派蘇州不知派一分則
曾取於民一分至於今而剝膚推髓皆此說基之也。臣
愚以爲宜 勅下所司詳考賦額果見餘在何處果見
何項派而尚未盡者如果爲額外之目乞卽與除豁不
獨杜將來之灑派而亦可銷奸詭之隱蔽矣

七曰議白糧之運

臣通按

國家歲派光祿寺及內庫

各項白糧共二十萬十七石此正額也 皇上所得按
籍而知也及查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春辦該米二
斗六升夫船本色米四斗折色米四斗折銀二錢又車
脚銀抗嘉湖每石六錢蘇松常每石四錢是白糧一石

所費民間米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爲四石餘始當
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實爲八十餘萬矣此天下之
所無而獨江南之所有民幾何而能勝也故近日有貼
役之徵每糧一石通正耗又加役銀一分四釐民力愈
困矣然至一僉當白糧解戶往往破家亾身蓋關津之
留難閣淺之盤駁暑濕之滄爛風波之喪失日與歿爲
鄰而又各鈔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帶輒船戶之抑勒水
夫之索詐其苦千態旣至河西務則有駁淺之損失旣
抵通州則有搬運之偷盜旣到後門則鋪墊之費歲甚
一日且吞聲而受痛矣此一白糧也而民之費如此民

之受纍如此 皇上之所不及知向來諸臣亦未有周知其苦而建言及此者臣愚嘗私籌之 聖祖開國金陵此數郡者在輦轂之下耳故白糧以民運今京師遠在三千里外豈意今日勞民至於如此也誠宜破拘攣之格 勅下所司會議其光祿寺白糧應均派天下折銀買納今江南軍運船不下數千艘臣以爲當允運日卽令各衛所運官公同寄派每船應載若干量除其船價之半亦可以免貼役之派運軍到日別設科道官各一員收貯公所其後門等處加贈一照常年舊規收完轉納內庫無使又纍及貧軍而又於臨清免其帶輓之纍運軍亦且樂從如是則可以免解戶之破以而亦可寬江南百一之費所當亟於裁處者也

入曰議兵餉之實

臣

按國初沿海設諸衛絡繹相援專

爲備倭計也嘉靖中倭夷內訌各港哨始募水陸兵列守一歲合用糧餉并上司閱操犒賞脩船置械等項該銀七萬八百兩零內除寧國安慶太平三府協濟銀九百三十二兩九錢又太倉鎮海吳淞江三倉軍儲內扣省羨銀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兩本府存留鹽鈔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六錢實該徵銀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三兩定派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自倭難至今三十餘年

海虞文苑 卷之十
歲歲加徵是歲歲被寇也吳民何以不困哉臣查蘇州府均徭冊內一欸操江兵餉銀二千二百二兩留本府兵餉支用今不在扣除之內又每年防禦不過春秋二汛所開犒賞果皆無破冒之弊乎以七萬餘金之費養士幾何果在行伍而無影占之弊乎臣不敢必也臣又查各州縣差操民壯共二千四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又該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今各州縣除守城雜差外不可以其半充防禦乎太倉鎮海二衛吳淞千戶所額設官軍果可使之坐堅城享厚餉而不効一力乎乃顧偏勞重賦之民又出養兵之費北 祖宗之意矣

臣愚以為宜 勅下撫按詳核兵數度海波無虞兵宜從減更將鎮海吳淞等三衛官軍抽其精銳給以行糧春秋汛期委嚴明將領率赴應守信地協助防汛汛畢仍還各衛如入衛班軍故事亦可以省兵餉之派而并漸復 祖宗設衛之規所宜亟於講求者也

九曰議折銀之例臣按永樂十一年 成祖皇帝更定京庫金花銀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之二百年無變矣今戶部議折徃徃以五錢為輕甚至七錢八錢如萬曆七八等年江南大水顆粒無收定議折銀皆是六錢原司計之意蓋以正米一石外有耗米四斗即折六

錢尚有二斗盈餘以爲加輕於民矣不知此四斗者本係運軍折耗不入正數者也即使全運 朝廷止得一

石耳顧議改本因歲荒乃更欲多折一錢以爲蘇息貧

民臣不知其何心也至於此外更加七錢八錢是耗米

初不入 朝廷今反因議折并運軍之所得而悉歸之

於官非恤民之意矣臣愚以爲宜 勅下戶部今每歲

議折悉從五錢之例不得復有增加以爲取盈之計則

不惟法制歸一而 朝廷亦無以愚使其民之嫌矣

十曰議存積之重臣按各省直府州縣率有存留錢糧

蓋所以備軍儲賑恤及官吏廩祿一應諸費所謂藏富

於天下者也臣查蘇州一府存留米二萬二千七百三

十石零折銀七千七百二十六兩零太倉鎮海吳淞江

三倉米五萬五千餘石銀一萬八千餘兩皆以供軍儲

所留於各州縣者不過正米一萬四十石耳而官吏師

生之給皆取足於此矣徵輸未及之數又包補於此矣

以故一遇凶歉府縣官束手無策請賑於上而坐視下

民之轉歿者徃徃無及於事前此撫按贓罰未行起解

地方一旦有緩急猶可借以賑救今悉括而上進矣又

歲歲增益不足且曲法而取諸罰贖矣異時者府庫尚

有纍朝遺蓄少者亦不下萬金自嘉靖末至於今不獨

無遺且或以來歲之徵應今歲之用日皇皇而不給矣夫如是欲禁有司無爲分外之徵上官無設巧取之法勢必不行矣臣愚以爲自今國家有蠲貸之詔逕赦起運本色或於別項少加寬宥無徒以量免存留爲名庶幾百姓得沾實惠其撫按等衙門間有贓罰少餘者悉貯本處以備賑荒之用積之數年府庫可望少充而可無虞於水旱盜賊之警矣

十一曰議荒田之核臣按萬曆六年冊報蘇州府土田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已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頃餘矣及查近日徵糧冊內又有無

處荒糧平米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每石折銀五錢該銀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兩若數年之間報荒如此之多後更數年將何如耶卽有坍江名色可托以支吾然亦不過太倉常熟沿江之地有之耳臣前所謂新漲之沙可補也蕩田之稅可補也何至竟委爲荒糧耶臣聞其中弊不可窮有因坍一畝而報數百畝者有因無主拋荒田捏作已業而以成熟田報拋荒者有因量田時身爲耆民將已業謬作荒田詭免糧稅者以故荒田之糧皆歸於奸民而賠補之累乃缺於正額也且旣云荒糧無處似宜從寬恤矣乃每石折銀五錢

海虞文苑 卷之十
彼熟糧本折各半而荒糧獨全折銀是熟糧反重於荒糧則以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故耳臣愚以爲宜 勅下巡撫通查前後荒田數目要見何縣實荒若干因何錢糧無處何縣沿江坍去若干見今有無抵補委官踏勘逐畝清查明立界限開註區分其有以熟作荒隱蔽糧差者許本區首告勘實治以重罪然後總報糧數若果係荒糧無處卽與開豁無得復混載書冊以滋奸胥詭寄之弊其裨益於民生國計非淺矣

十二日議徵歛之期臣聞徵科無善政自古已然矣然用一緩二則於緩急之中卽可寓休養之道臣觀江南

之所以日困者固由於賦稅之獨厚而亦以有司徵比之無序是以日迫而月索耳臣身在嘉靖中其時運軍率以二月畢完三月始徵折銀江南民事四月方興民家此時多有餘積以備田工之費又其時米價差長少得餘利便自完然其後憫運軍之守凍改完限於十一月民得乘其有餘卽以完官固稱兩便矣然完運甫畢有司嚴限卽追比折銀方收成日粟米狼戾不免賤糶至布種之日工本率取諸稱貸夏秋之間米價少高又出息而借食於人此小民所以愈不足也不知當完運之畢所當急徵者特輕齎一三二六及板席等類此十

分之一耳何爲而遽嚴比通完乎此有司失於急之弊也又如京庫折銀此係上供正額所宜先於別項者臣查蘇州一府京庫折銀正米七十六萬四千八百二十六石零每石二錢五分該銀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兩零通一府計之特十分之二耳乃自萬曆六七等年猶有拖欠未解京者至使臣皇上恩詔優免而京庫銀猶逐日徵此豈一府錢糧自七八年來尚未及三四分之數乎此有司失於緩之弊也臣往見大戶狡猾者輒賄囑吏書如名下應完銀百兩止將十數兩應比餘悉詭匿不登簿案不應比較小戶之願還者顧日受笞公庭雖

責其盡完曾不能抵富家一戶之拖欠也迨其後有司坐違限之罰而臣朝廷受虧課之纍職此之由矣臣愚以爲宜臣勅下巡撫將錢糧自夏稅秋糧馬艸正額外分別何項宜先何項宜後徵完卽行逐項分解無得那借其京庫銀宜分四季徵解不如期者年終類奏罰治其比較簿籍亦宜頒降長格文冊一樣循環二本明開某戶應該糧若干各項該銀若干以十分爲率定限每月完納一分逐季倒換照驗所完分數必使無欠如是則吏書無所用其隱匿之私奸猾無所容其欺賴之術小民之輸完者且甘心焉而國課亦不至於虧損矣

十三曰議徭役之累臣惟江南所以重困者財賦固極重而徭役之煩難益有以甚斯民之困者昔年巡撫海瑞嘗加意樽節議革庫役增脚價減驛遞夫馬省各厨傳供億費不貲其後條鞭法行民皆出銀以顧役少得休息而尚有一二偏累者今江南諸役莫重於櫃頭蓋櫃頭之設管收一年錢糧若錢糧不完歲歲待役官府而又有移借之賠償火耗之暗出門阜之需索諸邑皆苦之而猶莫甚於松江以松江之櫃頭兼昔日之庫役也上司之供應鄉宦之交際郡縣之百費皆取足焉故有行賂一二千金而始脫此役者其重可知矣近者華

亭知縣傅需一切減去不煩櫃頭一錢民皆懽呼載道然恐需既去而後來者復踵故轍也審如此條編之法果何爲者哉又沿海諸縣每至春秋二汛率報風汛大戶四名給與官銀積米水次汛畢仍將米糶價納官一出納虧折間動至破家今海上幸平何爲循故事而勞役小民也又每年各縣糧長點撥船頭解戶等襍差其中審無力者量免差役蓋以貧不能勝也然每名空役糧長量分數多寡派空役銀入官公用此果出何名哉又每年各縣派修龍衣船一隻輒用千金浮費居半大戶當此役者無不破產從事此舊制所未有者臣愚以

爲宜 勅下所司詳爲議處或如崑山縣定派每區撥
領袖糧長一名收銀一千兩周而復始無偏累一人或
每報一名幫貼一人以分其役其松江買辦應付仍照
各縣悉依條鞭法不得妄有誅求其餘如風汛大戶空
役修船諸襍派原係一時私意創建者悉與蠲除庶不
使重賦之民復罹重役之苦矣

十四日議積穀之制臣惟積粟以待饑歉所貴出陳易
新要爲斯民之利耳非謂徒貯之無用貽地方以監收
之害也邇來郡縣在在積穀視多少以爲斂最法極嚴
矣然縣官取盈不免有科罰之擾斗級看守不免有盤

折之貽蓋藏不謹爲風雨所蝕管鑰不慎爲奸盜所侵
貽累于典守者無窮矣及至郡邑水旱民饑流離曾不
聞發斗粟以資賑濟徒聞今歲查盤折穀幾何明歲交
盤賠穀幾何是使先王救民之良法乃爲棄於國中矣
豈法之弊哉臣考歷代如常平義倉社倉之設皆以通
有無化新故爲利甚大本朝獨以濟農爲名深識所重
而今日之弊至于如此良由有司憚于出納之勞以爲
吾僅守成數足報績而去而監司者委官稽考漫不省
視不過一按文籍問徒數名罰贖入官而已臣恐考竟
其實穀之在倉者有不爲灰燼幾希矣如是則不若併

其法而廢之猶可以免遺害于官民也且臣聞天津臨德等倉所積小米已逾六七年穀猶消耗如此况粟米乎臣恐亦徒有粟之名而鮮粟之用也天下之積弊類皆如此亦或處之者無術耳臣不敢遠舉漢宋之事如近日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許守恩四鄉各立官倉將所積穀遇耕種時放散小民收成後擔赴就便倉口還官止補折耗三升有罪應罰贖者除開報上司外餘悉聽入粟故官廩充溢民不見有查盤之擾而坐饗借貸之利富豪大戶亦不得乘急而多取小民之息故鄒縣之民頌之如父母舉此類推則積穀之制未嘗不爲今

日利民之政也

臣愚以爲宜

勅下該部將天下各府

州縣見貯穀粟畧倣鄒縣收放成規不責民以花利不假吏胥以籠取之權水旱如何賑贍耕斂如何周給毋顯握成數取具文案以圖塞責庶幾積穀不爲徒費其爲利益於民生非鮮淺矣臣智識短淺所得於見聞如此非敢必遽能盡其利弊之詳也亦非敢必遽能一一推行之而無遺也然補偏救弊之要足國裕民之本則已畧舉其要矣臣嘗譬之治天下如治家然善治家者其於良田美產壅植之必勤糞治之必力會算之必精而其撫恤農佃者亦無所不用其厚何者彼誠以爲衣

海虞文苑 卷之十 三十九
食之原出於此也今 國家之於江南固所謂良田美
產也可 視其日就敗壞而不一爲之所哉此 臣所以
不容已於言也 臣頃又伏見四方多水旱之虞如山東
河南赤地千里自陝以西連年大旱延安慶陽平涼三
府民幾無孑遺且挺而爲盜如山西近日所報礦賊流
入境內是大可憂所當急爲賑贍庶幾無潢池之警他
如湖廣江西自九江至淮揚一帶數千里衝決無遺而
江南靈潦田畝淹沒近又以災報矣於此時而不議蠲
貸則恐意外之變必至於不測苟議蠲貸則恐經常之
費或至於不支此 臣所以日夜憂思焦灼而不容已於

言也伏願 皇上憫念東南爲 國家根本重地亟下

公卿博議采擇 臣言詳加處置盡刻浮溢之弊一施寬

解之仁無務積財於上徒置無用之地必使公利於下
勿成偏重之害則東南旣安天下舉安東南之民旣不
以橫征而困則 朝廷之用亦不因逋稅而或至於告
匱誠天下萬世之長利也 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東南財賦甲天下至於今而民困極矣使東南人不
言誰當言者然試舉而叩之類如啞者啖苦而不能
言何耶其事如絲之棼而莫之解其弊如淵之重而
莫之寤也趙太史上爲 國憂下爲民憂憂之真故

海峽文苑 卷之十
覈之勤覈之勤故得之詳使太史不言則又誰能言者以能言之臣逢憂民之主而誠猶未感行尚有待譬之買千金之劍者祇爲獨知之契懷荆山之璞者竟成無當之卮豈斯民之不幸耶余旣如啞不能言而力又不能請於上以行其言誠媿之矣顧經國大計不可使其民民遂梓而播之見今之吳中亦有抱先憂之志如希文者

邑人陳瓚識

水災請蠲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翁某爲東南重地洪水異常謹瀝血籲天懇乞 聖明大加蠲恤以存子遺以消隱憂事職惟東南蘇松數郡幅幘幾何而歲輸 朝廷正賦幾當天下半實我國家根本京師命脉也故東南利病卽係國家安危在 聖明所當瞬息顧念勿令此一方民少有失所乃自爲社稷計耳夫數郡賦重差繁靡有休息加以織造征權紛紛雲擾剗肉醫瘡膏血幾盡然猶恃邇年以來未有十分重災又非遍地全災則或歉於夏熟復償於秋成或以彼之有餘稍濟此之不足所以小民

尚可支吾旦夕有司猶得竭力調停勿遺 皇上南顧
憂實徼天之幸也詎意今歲昊天降割洪水爲災乃值
從來未有之變乎職於五月間傳聞蘇松常鎮等處自
三月終旬下雨越五十餘日晝夜不息各處城市鄉村
水深數丈洪流倒峽白浪滔天田疇一望成湖室廬漂
沒殆盡人民沉溺屍骸塞川每數百里無復煙火不勝
驚愕猶冀所聞未必盡真乃昨辦事科中接得應天巡
撫周某揭帖纒纒千言中間描寫情形與所聞靡不相
符及詢南來人役面述地方顛沛之狀更有口不忍言
筆不能寫者益不覺痛心隕涕嗟嗟吳民何辜天之降

災若此酷也大抵小民軀命所關國家賦稅所出惟有
夏麥秋禾而夏麥成熟秋禾插蒔俱在四五月間此時
關係農事間不容髮假令淫雨之災或在二麥登場秧
苗插蒔以後則麥之已收者先可爲口實之需而秧之
已插者根蒂漸已堅固若地勢畧高處所儘力車戽猶
或可救些須惟今年雨極連綿水極沉濫經歷兩月一
毫不減而此兩月者正在麥未收秧未插第一喫緊時
節彼閭閻小民自去冬以至今年朝夕眼穿二麥冀得
收穫以博一飽者旣悉委之洪波巨浪中而今春入夏
以來千辛萬苦稱貸經營指望栽秧落種爲終歲計者

一旦如江湖渺茫更無可下手處夏熟秋成一併罄完
欲捱至明年夏麥日期正遠將何以支况千餘里之內
被災處處相同卽欲倣古人所謂移民移粟爲苟且權
宜計亦不可得也聞三吳父老相傳皆謂此水百年未
見勿論 皇上御極以來卽嘉靖四十年之水民間至
今語及猶爲感額然猶未若今年甚者蓋比時雖曰無
禾猶幸有麥比時有禾而被滄今不待有禾而已滄則
彼蒼所以盡民之生計者猶爲極烈真堪痛哭耳見今
地方小民已死者身葬魚腹未死者奄奄待斃弱者棲
泊無所如林木之巢燕強者公行劫奪如攫食之飢鷹

人情洶洶大亂將作然賴 皇上仁明必有破格蠲恤

民猶藉以自寬而目下又值農月停徵且未暇計及輸
賦之苦故猶得忍須臾也轉盼秋冬復議正賦而民間
旣已無禾安得有米旣已無米安得有銀不徵則有司
無所逃罪徵則小民安所逃歟此時光景不益可寒心
乎夫三吳地方久爲國家外府在 皇上固當首加矜
念在小民不敢望有息肩假令災患未甚地方官亦豈
樂爲危詞輕瀆 聖明惟是今年之災至於理極勢窮
隱憂叵測撫臣竭詞懇請固一字一實亦一字一淚也
職待罪交戟四方災異例得以聞况變出梓鄉聞見真

切何敢隱匿不爲萬姓請旦夕之命用敢瀝血陳情仰
塵 睿覽伏乞 聖慈洞察深惟根本 勅下戶部備
查往年全免事例大賜蠲恤勿泥尋常蓋 皇上欲安
天下先安東南欲安東南必須蠲賦蠲則止於無賦而
全盛之天下尚可別項設處從長講求姑活此一方
危之民將來猶得殫力以供國用若不蠲則吳民且立
盡更有意外不測之虞竊恐重地騷然天下不得帖席
也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在 聖明必有權衡而主計之
臣爲國家圖久遠亦必有幹旋長策可以宣德意而安
重地者無待職詞之畢矣職又惟水爲陰象乃近年洪
水之患不一而足又在都下及畱京以及東南財賦之
區天意所以警 皇上者不可謂不真切諸凡用人行
政務求脩省之實俾海內仰見 朝廷舉動光明陽長
陰消庶回天意諸臣言之已詳第在 聖明一轉移間
職不敢多贅也職無任悚息祈懇待 命之至

遼事疏

趙琦美

題為感激時艱敬陳膚議以佐邊籌以足 國用以固

邇本以攘外侮事 臣於閏肆月間以奴酋竊發調兌回

馬至山海關比時 臣具有末議以為可不朝食而殄滅

此虜故未敢嗷嗷 上陳乃今歷三時而 臣復調兌援

遼浙兵之馬於通州則奴賊尚未有滅期 國威尚在

未伸也况星變地震屢屢示異 臣祖父以來世受 國

恩不於此時陳之 君父之前則事君有隱非所以為

人臣矣 皇上參養 臣身誠不異參犬豕也有 臣何為

哉故雖以兵凶戰危仁人所隱書生談兵壯夫所嗤有

不暇避隱避嗤畫爲五條爲 陛下陳之臣聞固國之道必脩內治而後可以外攘故先之以內治師徒未舉餼糧隨之故次之理財軍食既足而後可以舉衆故次之以外攘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故次之以戰守士卒調習車馬堅壯故次之以士馬謹列於後以備採擇

計開

一議內治者夫內謐以外寧也外攘以衛內也內不謐則瓜糜外不寧則蝸蠹蝸蠹損皮毛蠹去而皮毛完矣瓜糜則潰爛而不可收拾也今日奴夷之証所謂蝸蠹哉京城之內有禦人國門白晝肆劫其名把棍

每城各有數把每把多者百伍陸拾人少亦不下陸柒拾人一把中有小把頭數人數人中推一人最黠者爲大把頭每月一會人持錢伍拾文聚之大把頭所一人有事大把頭持錢打點餘則羽翼焉期必勝而後已平居每思風颺有事則難柔之矣然此輩皆壯武忘生桀黠機利之夫也不置之法足以亂悉置之法激以變莫若稽其爲首者勇捷者機巧者籍之使入行伍配以征奴厚廩餼之皆爲健兵豈不消

京師隱憂乎山人遊客假文借詩干謁顯貴覘探是非妖蠱雌黃掠縉紳辭色陰陽之捍闔之榮其身而

肥其家其智足爲縱橫能足備鳴吠拔其尤而官使之散與金錢舌銛者游說智慮者決策勇力者驅兵用此豈不勝裸肱股角射御之悍夫乎別有閑的兒等老弱者什肆伍而強悍者什陸柒臣叁拾柒年賀正來京僞傳虜警一時九門皆閉親聞閑的等人喜曰彙子來大家搶之語不逞之心雄於有日此不調停任其雄行都市一旦有警靖康汴城之禍可鑒也莫若五城乘此寒沍之時示以給衣給食之明文籍其精壯者編之入伍老弱者設法遣歸或餼之亦足消不逞之雄心也 京師三大營兵 祖宗舊制

原要番守邊所以習戰事也今借名侵糧者多行伍日虛錢穀日耗顧莫若選其精銳者萬人使守近京之邊叁月壹要卽以新調征遼之兵暫補調去之衆教閱三月汰其老弱稍給廩而還之留其強勇調之征奴三月竟而京營之軍萬人又出前戍放還如此幾年要番守戍則營軍有出戍之事而射影冒糧者自可絕迹矣法司五城園扉之人絕有奇能之士暫爲寬假之令使效於征奴幸而勝功足以償罪不幸而鋒鏑之亦足消隱憂於園土士司亦可寬顧慮於園圍也九門早閉晏啟此非示強也祇示自虛爲奴

笑矣與其嚴啟閉不若慎盤詰入者查出者稽則奸人不得而混出入也稽查何如在嚴保甲之令申路引舊規而已九門可不禁夜矣 輦轂之下竊劫時發 禁城之中往往殺人巡鑼之不嚴夜行之不禁也向修往年夜犯之令群盜可消出入禁門必驗腰牌則何有盜殺之患於大都之中乎此禦之於城內之治也京城東有通灣西有鞏華三城皆有戍矣西北有諸山隘足可憑固獨東北一面空虛臣常承乏祭馬神於東壩出東直門三十餘里爲鄭村壩昔成祖大戰之地也舊有土城一區爲牧馬之所今廢

惟敗堞而已誠修其雉堞調三大營軍萬人以戍足爲京城犄角之勢控此一方足撐東北半壁之天復於京城四面豫搜其高陵林叢之地可以伏藏者先知之倘一日而有事則足以伏匿而扼賊之吭也以此自固是爲內強枝幹消蝸蠹壯元神何疥癬奴會之足慮哉伏惟 聖裁

一議理財者夫禦捍安攘師之綦重舉衆卽戎貨之綦要故粒米餼糧不儲不軍膏秣苾苾不積不軍衣甲器用不備不軍劍矛弓矢不利不軍酒漿醪醴不具不軍賓客往來遣謀行間而惜金錢之費者不軍出

海虞文苑 卷之十 四六
納惟吝握筭惟嚴而計功估值者不軍故曰殺人如
殺草使錢如使水又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
往然則軍固可使無錢而輕舉乎理財之道所宜講
矣夫理財非曰開事例也事例開而賣一官一人入
貲一人思取倍償千百人入貲則千百人思取倍償
所從入者少所損民者多故事例非理財也非曰徵
宿逋也宿逋徵敲骨瀝髓富民財竭貧民力殫壯散
老填易子而咬其骨決妻而飲其淚財貨未加多民
心已加去矣故徵宿逋非理財也非曰權關稅也關
稅權商避途物湧貴使工有積貨農有積粟貿遷不

化日中市虛故權稅非理財也善理財者因勢利導
因地取資不加賦不病民而國用不匱矣六曹皆
可以法取也吏之曹取之何如選人之考行頭一考
不中便就賤吏賤吏人所不甘也有不甘者入十金
再考卽三卽四五考焉皆得至再至三四五而入貲
積一選可得數千金矣飛過海其已仕未仕方仕者
歷年累積豈止數千人據牘細查已仕而罷休者方
仕而在任者未仕而候選者各追其行頭之例銀限
以三月過期不完繩之以律金錢入可無筭也戶之
曹清筭節省益法茶禁是矣禮之曹清曹也何利可

興僧道度牒可講今 京師游僧道蓋以數萬計查其度牒無者卽勒其如例而納否則若者籍之爲兵弱者遞之歸俗亦可消隱憂而耗粒食矣行之天下其利豈止數百萬而已耶兵之曹罔政之宜嚴也倒失之納價當究子粒之歷年當查刑之曹紙贖是矣工之曹錢鈔宜講也開墾宜求也齊之所以霸烹山而已秦之所以王墾令而已彼區區一隅內供 宗廟百官宮室飲食外應諸侯聘問朝覲會同修守戰具一隅而足豈雨金乾汞之異耶開財之源而已開財莫若錢幣兼行也錢之行無如子母僂而省造大

錢一當銀五錢者一當銀一錢者一當一分者一當一者如是而行可以省銅值省工價源源滾滾爲不竭之府今惟兩京鑄造則造有限地銅價炭價皆不易舉臣聞川廣雲貴銅炭甚賤 朝廷誠命部臣十餘員卽其地而鼓鑄一騎可負數千以度陸一船可載億萬以濟水水陸轉輸不一時載而達之 京師矣遵化鐵冶 祖宗因唐遼金元置廠每歲出生鐵四十八萬六千斤熟鐵二十萬八千斤鋼鐵一萬二千斤該用官銀幾柒千兩命工部郎中一員專董之武備所資鋼鐵取之裕如有志書可稽不知廢自何

年若復此厥或以備武事之用或以鐵鑄錢以二當
一大約十四文抵銅錢七文其事省其費少且地近
取効甚速皮幣所以輔金錢之不足自古行之即今
之鈔法也鈔之不行非鈔不可行也上不用而欲行
之下也若納官而官受之則必行矣鹽茶之引可行
則錢鈔之法必通而不滯竊見遠方小官行無貲以
赴任江南糧長解糧而缺鋪墊一憑一批便足質數
十金此無他謂憑批必官司之急耳用鈔而許以納
官當錢糧拾分輸叁則鈔必行矣兩者皆在上人意
向耳東南輸粟數千里衝鱸風火盜耗旱乾水溢皆

可為虞北方之地蓋者十之八九一意開荒自能足
食近水者稻居陸者粟以至棗栗之利皆可克用誠
意行之食自可足古之牧民必兼勸農 朝廷專重
其事命重臣四出以董之田野荒蕪土地不闢雖循
良如龔黃必罰如是斗粟三錢行可見矣又何必開
例徵逋權商為哉足食足兵而民信之親君死長四
夷可捷何至以撮爾一撮裔夷為慮乎伏惟 聖裁
一議外攘者臣聞靖國安民 聖王不能銷鋒而治定
亂弭凶岐周嘗興遏莒之師故兵者 聖世之所不
諱况今建夷跳梁可無外禦之術哉世之談兵者豈

不曰兵多也將勇也器械利也糧草富也是謂象兵
而非貞師也夫古之善言兵者不出孫武武之書十
三始之以計而終之以用間其間作戰等篇所經緯
而佐助之者也譬則五行土以承金木水火五德信
以決仁義禮智而元亨利尤必以貞而幹之故土薄
而四象不生信漓而四德不備貞失而元不能長善
亨不能加會利不能和義間缺而計不可行謀不可
施敵形而我不知敵間而我莫乘敵進而我莫捍敵
退而我莫尾敵行於無形無影動九天而行九地我
俛俛乎終夜無燭備前則缺後備後則缺前上下四

旁無之不虛故遣大將興大旅不如用一間也槌牛
飽士日費千金不如用一間也故秦不吝數萬以賂
郭開漢王不惜金錢以間楚今兵調矣將遣矣衣甲
器械火資糧糗非不完具重臣宿將非不專任而起
廢也乃今日失撫順明日失撫安又明日失清河會
安矣豈真奴酋之能之勇而我之昧且怯哉不明於
間而已武之言曰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
人索知敵人之來間我者故漢王謂馮敬雖賢不能
嘗灌嬰栢直口尚乳臭故能滅魏是皆因間以知也
使昧昧焉與楚闔捷不幾爲楚虜者幾希今不曰間

而曰天時曰陣法曰火器蓋孤虛旺相作氣之術也
坐作進退用衆之法也煙火炮石長兵之利也不有
甲子敗而甲子興者乎天時烏可尚乎徒能讀書不
知兵變故井田丘甲一敗於王莽再敗於安石豈非
法不可泥歟夫兵有長短刀劍短兵也戈戟短兵之
長也弓弩長兵也銃炮長兵之長也皆殺人之利器
也然所以殺人者我也非兵也今不講火人而曰火
器是行火不必有因矣豈器真能自運以刺人而殺
之耶故言火器不若論火人矣且武之言以火佐攻
必首藉風風之運火寧藉藥哉乾禾燥木皆火也然

有焚原燎野之勢寧至輕耗火財乎多用火兵乎談
兵而尚火器謂之不知兵可矣且奴非真善用兵者
也善用兵者疾如風雨不可遏止今奴用兵九閱月
而未敢長驅是拙兵也非巧兵也兵拙奴可虜而繫
也奴可虜而肆無忌者我之不能也我懈而弛奴戒
而銳以懈當戒以弛當銳驅羣羊以闔虎鮮克濟矣
莫如分新起諸將限之以地使保一方奴有所犯或
以全師爲拒或出銳師以佐或斷其後或襲其國或
衝其防或覆而待或乘其堅使其顧左不能顧右顧
後不能顧前惑其心志亂其耳目越境入國奴嘗爲

海虞文苑 卷之十 五十三
客而勞保疆守界我嘗爲主而逸又不愛重貨以離其交而伐其謀奴且自固不暇矣卽不必北關之尼其後奴且解辦稽顙之不暇又何狡焉啟疆以憑陵諸夏乎伏惟 聖裁

一議戰守者夫戰所以固守也守所以豫戰也守不固法弛而戰氣不作戰不疾氣索而備不密是故雁門之固寧非戰哉淝水之捷寧非守哉無椎牛飽士以作氣則林胡襜褕不滅無風鶴草兵以威虜則江東典午不延是故戰守合而形強戰守分而勢弱秦之戰所以崩宋之守所以亡今遼以積弊之國累敗之

餘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一旦欲驅而戰是孤豚咋虎也豈有濟哉故雖徵師調將聚草積糧亦負雪填壑而已杯水沃洪爐也師克濟邪惟於戰守間定計則幾矣夫所謂守者必集諸帥於撫順撫安清河破敗之地列爲三營擇極鷙極堅極忍極勇極謀者居中營當敵之衝極協心極幹國極忘形骸極知緩急者列左右拒以接應無事出奇兵以撓虜權有倣因分地以堅守有率然之勢無膈膜之形復立一軍爲游騎以應援又列一軍埋伏以覆虜更以一軍襲虜之巢三營列而勢成游兵具而猝應伏藏備而賊不敢

山發機勦襲舉而虜知却顧六師齊奮以戰則克以
守則固橫行天下矣所謂戰者堅其壁清其野高其
城深其池樓櫓完具礮石在架火砲充枹弓弩利具
東作則耕以備儲農隙則獵以習藝習藝所以習殺
習勇習膽也虜未至而吾兵吾農虜苟犯而吾民吾
兵丘甲租庸皆是物矣然又必審諸將之性之情之
勇之怯之謀之莽善戰善守善誘敵善綏衆剛者不
可與剛者同處怯者不可與怯者同儕貪與仁而並
用成墨智與詐而同處或詭勇與怒而共事釀債平
居不可共事疆場豈所同功哉在王將識其性調其

情則忌心忘伎心釋如臂使指中指長不見其長拇
指大不見其大無名無用小指最小不見齟齬惟見
相惜相憐而成捍禦之勢又復知虜以馬勝我馬弗
及虜馬也虜不能步我步最勝虜騎也上砍人胸下
砍馬足步之長技我用所長虜屈所短虜以弓矢勝
我以火器勝弓矢短而火器長用長剋短弓矢弗及
火器矣虜恃勇我恃謀虜恃同欲我恃和衷師克在
和和則一心同則一利見利忘義同之爲病見難捐
生和之爲貴而又使智使勇使貪使詐使愚使過惟
其賢不惟其方真不必借才異代湯武之伊呂卽夏

商之遺材也用不用焉耳用得諸將皆與王之侶用
不得悉爲亡國之俘耳宋以水將劉師勇而陸用陸
將張世傑而水用不盡其材之敗也南北兼濟智勇
齊驅使之不忤不求則何用不滅哉至於大車可以
任載而爲營壘武剛可以衝鋒而拒虜馬險地可以
用火絕地可以斷餉山林可以伏匿平原可以接戰
生生化化變幻須臾非成法可拘非執一可擬變而
通之三軍之司命 國家之安危也伏乞 聖裁
一議士馬者竊聞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克威惟馬則士
與騎在善馭在調習在隱惜又在要于適用練習而

後士與馬調將與士安故可以與之生與之死而不
畏危輕犯難也廼若驅市井而戰拉野馬而乘鮮不
蹶上將而予敵矣人皆曰調兵征奴矣究馬徂征矣
不知殺人非易事也不見夫割雞而手軟者殺已委
地雞猶走也不慣屠者血已塗地豕猶突也非雞豕
之屠割難乃庖厨之膽不習手不閑耳况虜非孤豚
伏雌甲冑以當羽翮弓矢刀劍以當瓜距可以不習
之庖而求善刀之大用乎顧莫若以新調至之兵
朝廷使風力重臣親爲校閱或老弱或途病或幼小
悉爲汰去則可杜耗糜金錢之患又留 京師校練

三月然後往戰卒靡不精而堅靡不破矣校練維何
爲金錢令射中而爭利或爲菟獮以爭前禽或去鋒
刃布衣墮土以驗勇怯墮土試藝 高皇帝之舊法
是爲真練將必時士卒之饑寒知士卒之勞苦匪徒
家丁厚撫衆卒異視也一視而皆家丁矣行糧必宜
加厚異賞必宜常行敗群者戮劫奪者誅淫狠者殺
賞前罰後何往而人心不奮不懼以如是之兵征不
庭軒黃所以擒蚩尤也且下哀痛之 詔爲哭師之
舉瘞撫順撫安清河之白骨文王掩骼埋胔何非親
上死長之人億萬衆惟一心乎冀北多馬黃金臺下

豈無駿骨一則曰罔馬不堪戰一則曰營馬羸且踣
高日之慮誠非虛言不善轉化馬誠駑疲哉夫罔馬
之寄養民間民奉馬如奉親故馬無不肥脂博碩是
所謂驕子不堪用也肥人不任馳騁也顧肥馬而堪
馳乎試觀肥人之馳也則喘汗而不任奔騰馬于平
壤一舍且噓噓氣盡津津汗流况騁足于山險窮日
于百里馬必斃矣此遼人所以謂罔馬未適征也三
營之馬貧軍日飼糟粕日驅而負載馬雖瘠瘠然然
筋力亦見露矣若善養之則馬黧復長以筋力之騎
苟得善養乘以衝鋒一一皆良馬也今日試選三營

馬之壯強者三千發之馬戶寄養三月隨選寄養馬
三千以補營馬循環而轉馬皆受羈絡而任勞卽虜
騎弗能支矣况乎馬戶一領寄養之馬必數年而充
去是一馬有數年之累民不得休息今寄養營馬不
過三月是以三月之勤苦而易數年之安暇營軍亦
無倒失之患豈不利馬利民利軍利 國家征伐乎
以練卒乘練馬載馳載騁賀蘭且平况彈丸之建州
耶伏惟 聖裁上列五款如果臣言稍有可採則涓
埃不拒於海山芻蕘亦取於 上聖或少裨於安攘
以佐滅奴之一籌是亦犬馬報
勝戰慄冒瀆威嚴之至 主上之心也臣不

